

羊棚外的奇遇

國語科補充讀物

遇奇的外棚羊

葉之華著

(小學校用)

新中圖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羊棚外的奇遇▼

實價大洋三角半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作者 葉之華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印刷者 新中國書局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中上海四馬路
市新中國書局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目錄

一 介紹小勃勃 二 小勃勃的日記

××年

第一天	三月十一日
野野山	三月十二日
狐狸小姐	三月十五日
猪尾巴	三月十八日
高貴的王子	三月二十八日
就笑裂了御肚皮	三月二十九日

國王爸爸吃東西……三月三十日

大約是四月六日……四月六日

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四月十二日

太神祕了喲……四月十三日

金銀島的居民……四月十四日

雷米先生……四月十六日

等着——……四月十七日

等着——……四月十八日

瞌睡蟲島長還沒有醒來……四月二十二日

等着——……四月二十三日

等着——……四月二十四日

又睡着了……四月二十九日

- 等着——……四月三十日
等着——……五月五日
三七二十一天……五月六日
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五月六日
一副眼鏡……五月七日
重臣會議……五月十七日
財神爺爺……五月十八日
好喲小勃勃……六月一日
到勞工區去……六月二日
才安了心……六月十二日
彷彿是一個漆黑的海洋……六月十三日
乎——……六月二十三日

我不說我不說……六月二十四日

我常常這樣想……六月二十七日

大家都做工……六月三十日

跪下去畜生們……七月一日

海是要造反的……七月五日

不然的話……七月十二日

快活着孩子……七月廿九日

啊奴隸們啊……八月六日

希望之光……八月八日

象伯伯……八月九日

好朋友……八月十三日

囉囉俱樂部……八月十六日

再來一個罷……八月十八日

半個多月……九月一日

把這事情告訴象伯伯……九月八日

三個武裝的狗子……九月九日

咪咪姑娘……九月十一日

以後要更努力啊……九月十四日

不幸的事情……九月十五日

戒嚴……九月十六日

老駱駝的淚……九月十七日

勇敢的戰士……九月十八日

這樣長的路啊……九月二十九日

自己害了自己……十月二日

懷疑起來了……

十月四日

太陽的影子……

十月六日

逃——八日補記——

十月七日

幸福的旅行者……

十月八日

昨夜……

十月九日(一)

在老馬家裏……

十月九日(二)

飛機上……

十月十二日

又到了金銀島……

十月十三日

一場莊嚴的審判……

十月十四日

哭笑刑……

十月二十日

昏昏地想着……

十月二十二日

同樣的生活……

×× ×× ××

花花和烏烏的談話………

一定是熊兒了………

××
××
××
××
××
××

轟………

××
××
××
××
××
××

進來的不是狗子………

××
××
××
××
××
××

禱告威權的神………

××
××
××
××
××
××

硼！國王的肚皮裂了………

××
××
××
××
××
××

囉囉樂國萬歲………

××年三月一日
××
××
××
××
××

回去………

三月二日

野野山………

許多年代以後

一 介紹小勃勃

蘇格格先生每天閒着不做事，但是歡喜養山羊，於是，他就在房子的後面開了一塊很大的園地，園地的一角，造了一個很大的羊棚，裏面養了許多山羊。

蘇格格先生爲了使山羊們歡喜，特意把這塊園地弄得可愛，使地上滿長着肥嫩的草，真是比山野裏那些草還要鮮嫩幾倍呢；而且在園子的中央，造了一座假山，可以任山羊們上下的奔跑；在假山脚下，又開了一條小溪，溪水是澄清的，太陽的光照耀起來，就更顯得可愛了；沿着溪種了許多白楊樹和垂柳，春天來的時候，葉子綠得那麼可愛，所以常常有像知更雀黃鶯那樣的小鳥跑來，躲在這些樹蔭裏唱着清脆的歌曲。

白天，蘇格格先生就把那些山羊放在這園地上，讓他們任意吃草，任意游玩，有時溫和的春天的陽光照着他們，他們就在這陽光底下，聽着小鳥們清脆的歌曲，幸福地睡去。

所以蘇格格先生的山羊是很幸福的，別的山羊都羨慕他們。

但是，這塊園地的周圍，却被一圈很高的竹籬圍着，而且在這園地的前面坐着一座更美麗的野野山，有許多淘氣的山羊就覺得這個東西很討厭，覺得在野野山是更幸福的，於是，他們就用角把竹籬挑開，從這園地裏逃出去了。對於這事情，蘇格格先生是很憤怒的。有一天，蘇格格先生憤憤的對那些山羊們說：

「你們這班不識抬舉的東西，我給你們一塊這樣美麗的園地，有肥嫩的草給你們吃，有澄清甘美的水給你們喝，你們還常常不聽我的命令，要逃到外面去吃苦；如果，以後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要把你們關在那隻黑暗的羊棚裏，永遠看不見天日！」

說着，蘇格格先生憤憤地走了。

山羊們聽了這番話之後，對那些逃走了的同伴們也都憤憤然起來，很害怕萬一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們不免都有關進羊棚，永遠不見天日的危險了。

他們間的空氣，立刻緊張起來。

「我們應當立刻開一個緊急會議，討論怎樣防止這個事情再發生！」一個老山羊這樣提議。

「對的，對的！」山羊們都這樣附和着。

「我說，我們還是派一個代表，向蘇格格先生請求，索性把這個籬笆都拆掉罷！」在他們嚴重的空氣中忽然有一個聲音這樣喊着。

老山羊聽了這話，氣得眼淚都出來了，他覺得，如果這話給蘇格格先生聽見了，他一定更憤怒，立刻就把他們都關進羊棚去，永遠不見天日。

「這還了得！」這個念頭，噌碌跳上全體山羊們的腦袋裏，他們都嚇得打起抖來，有許多老山羊竟嚇落了幾根鬍子。

於是他們很迅速的決定了，把這個犯罪的小山羊在黑暗的羊棚裏監禁三天，如果，他不懺悔，還須繼續監禁，一直到他懺悔的時候為止，不然，這可憐的小山羊就要受無期

啊，小朋友，你知道，這可憐的小山羊是誰呢？就是替我們寫這本日記的小勃勃喲！可憐啊，我們的小勃勃須在黑暗的羊棚裏監禁三天，啊，多麼長喲！三天小勃勃祇少要三天看不見天日了。三天看不見天日，多麼難受喲！說不定，還是無期徒刑呢！

於是小勃勃就被監禁起來。

黑暗的羊棚，看不見天日。小勃勃在那裏哀哀地哭泣着。

夜來了，山羊們都回到羊棚裏來，看見小勃勃在那裏哭，都很討厭他，把他趕到一個角落裏去，他們自己就安心地睡着了。

小勃勃整天不吃東西，祇是哭！哭！哭得疲倦了，獨自在那角落裏，也就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山羊們仍舊欣喜地到那個美麗的園地上遊戲去，小勃勃仍舊被關在黑暗的羊棚裏；小勃勃哭了兩天，沒有吃東西，肚子就咕咕的叫起來：

「我要吃東西，我要吃東西！」

這時候，恰巧有一隻仁慈的老母羊走過這棚邊，於是小勃勃就喊起來：

「仁慈的媽媽，救救我罷！我的肚子要吃東西了。」

老母羊倒真是仁慈的，看見小勃勃很可憐，就去拿了許多鮮嫩的草來給小勃勃。小勃勃吃了草，就有了精神了。於是他又焦急起來，在羊棚裏走來走去，忽然從一條棚縫中看出去，看見血紅的太陽正掛在野野山的山巔上，雲霞是彩色的，有許多鳥鴉在天邊飛舞着。「多美麗的野野山！」小勃勃叫起來，於是這可憐的小傢伙更焦急了，他真想自己的背上立刻生出兩根翅膀來，一飛就飛到野野山。「如果我站在野野山的山巔上，我就可以更接近太陽了，太陽是多麼美麗的啊！」小勃勃想着，不覺高興的跳起來，一跳，把美麗的風景都跳掉了，太陽也沒有了。祇是一個漆黑的羊棚，小勃勃幾乎想哭了；幸好，那裏還有一條縫，於是他又從這縫裏看出去，景緻又不同了，整個野野山都變成了紫色，野野山山坡上幾顆老松樹恰像給誰在天邊畫着幾筆灰黑的影子，太陽已經在野野山的缺

口，躲了半個面孔，却還留着半個面孔在等待小勃勃。一看見小勃勃就笑起來，一笑就笑瞇了眼睛，他對小勃勃說：

「可愛的小勃勃！你不是很愛我麼？那麼到這裏來喲！我就要回去了，我帶你到野野山的那邊去，那邊有更美麗的風景，那邊還有可愛的天使，來喲！可愛的小勃勃！」

於是小勃勃想跳走。

那天晚上，小勃勃很興奮，整夜沒有合上眼，儘在那個角落裏想着，想着，他想起野野山，想着，想着，他想起太陽，想起野野山，那邊美麗的風景，想起那個可愛的天使。於是他就睡不着。

他看看山羊們都已經睡熟了，就輕輕的爬起來，走到木柵的旁邊，幾次用他的小角兒想把木柵挑開，但是，你知道，木柵是多麼牢的啊！可憐的小勃勃挑痛了頭，還是挑不開。但是他並不灰心，他休息了一下，再去挑。

「非把他挑開不可！」

小勃勃輕輕地自己對自己說。

我們知道，小勃勃是一隻頑強的小山羊，他要做的事情，就要做成，他否則，心裏就會覺得非常不好過。他挑着，挑着，總是挑不開；這裏挑不開，到那裏去挑啊，我們的小勃勃終於成功了，他找到一處腐爛了的木柵，用力一挑，這根木柵果然被他挑斷了。於是，他就把自己的小身體從那個木柵洞裏攢了出來。

啊，多新鮮的空氣喲！草地上的草都凝着露珠，在涼風裏舒適地搖動着；不知道那裏來的銀光，把草地染得發亮，野野山也被這銀光染成銀灰色了。

小勃勃看着野野山出神，忽然一抬頭，他看見太陽又在野野山上的天空中了。他很奇怪，為什麼現在的太陽變成這個樣子了呢？顯然和昨天的完全不同了。不過他看着這個太陽，這個太陽也向他微笑，似乎是認識他的。但是看來，總有點不像。

「唔，我想起來了，這一定是太陽先生的夫人了，從前媽媽告訴我，太陽先生有一個美麗的仁慈的夫人，她的名字叫做月亮；唔，她一定是月亮小姐了。」小勃勃這樣想着時，

呆呆地看着這位美麗的仁慈的太陽夫人，眨了眨眼睛。

「早喲！小勃勃！」月亮小姐微笑地說，「爲什麼不再睡一下呢？」
 「睡不着喲！」小勃勃說着，又眨了眨眼睛，斜視着月亮小姐，問：「我問你，你是不是太陽先生的夫人月亮小姐呢？」

「是喲！可愛的小頑童，你怎麼知道的呢？」

「媽媽告訴我的！」小勃勃說。

「那麼，你的媽媽呢？」月亮小姐問。

問起媽媽，小勃勃便悲傷起來，因爲他的媽媽被蘇格格先生殺掉了。他親眼看見他殺了的。而且小勃勃生下來的時候，蘇格格先生常常把他媽媽的乳擠得光光的，弄得他沒有吃。所以對蘇格格先生，小勃勃是很氣憤的。想起媽媽，他便悲哀地哭泣起來。

咗——咗！

月亮小姐是知道小勃勃的悲哀的，安慰他，叫他不要哭，趕快逃開蘇格格先生的屋

子，不然蘇格格先生還要殺了他。於是月亮小姐就用她的光照射着小勃勃，引他到那竹籬的一個洞邊，於是小勃勃就從蘇格格先生家裏逃出來了。

至於小勃勃逃出來之後，到那裏去做什麼事情，就請你看小勃勃自己的日記罷，他會告訴你一切他所經過的。

下面就是小勃勃的日記。

二 小勃勃的日記

××年三月十一日· 第一天

從此以後，我要寫日記，我的生活，要更有意思了。

早晨，很早很早的早晨，天還沒有亮，不月亮小姐却給我照得很亮的，我從蘇格格先生的家裏逃了出來，那些老東西還正睡得熟喲，他們一個也不知道，蘇格格先生也不知

道。月亮小姐給我帶了出來，我就來到了野野山。

野野山真好喲，又不高，又不矮，站在野野山的山巔上，什麼都能夠看見了。而且這裏充滿了野花的香氣，有密密的松林，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山鳥躲在看不見的地方，唱着快樂的歌。我又看見太陽先生從遠遠的東方升起來，升起來，那時候，太陽先生真漂亮喲！他滿身發着光，他是坐着彩轎出來的，是的，他正是坐着彩轎，媽媽從前告訴我，太陽先生出來，都坐彩轎的。太陽先生看見我就瞇着眼睛笑，太陽先生說：

「啊，勇敢的小勃勃！你真的出來了？多勇敢喲！」太陽先生說着，就喟噓從彩轎裏跳了出來，老看着我笑，瞇着眼睛。多可愛的太陽先生喲！唔，月亮小姐也可愛，我應該謝謝月亮小姐，是月亮小姐把我帶到這裏來的。

月亮小姐把我從蘇格格先生那裏帶了出來，我是多麼高興喲！我北東北東的跳，就跳上了野野山，站在野野山上，我看見蘇格格先生的園子，我看見那些老東西在蠢蠢的蠕動着，一圈小小的竹籬把他們圍繞起來，啊，多小的園子喲！我笑，眼淚都笑出來了。於是，

我在天鵝絨似的草地上北東北東的跳着兜圈子，險喲！差些兒跌下野野山去！

三月十二日 野野山

老天幫助我，今天又是這麼好天氣。

昨天跑了一天，今天接着又是跑，跑着，跑着，忽而高，忽而低的，就跑遍了野野山；在野山上，叫我一直跑，跑到死，也不會覺得太多的，野野山真是太好了喲！

野野山是一座美麗的小山，滿山鋪着天鵝絨一樣的綠草，綠草間雜着許多鮮豔的野花，紅的，紫的，也有像雪一樣白的。粉蝶兒就在這些花間飛舞着，她們真幸福喲，一下子飛到這裏，一下子飛到那裏；有一次，兩隻淡黃色的粉蝶兒，從不知道的什麼地方飛來，她們倆飛着飛着，就在一支紫色的野花上停下來了。她們停得正好，淡黃色的翅膀，上面點上三個黑色的圈子，高高地豎起來，兩支鬚顫抖地搖擺着，表示她們是很得意的。忽然，她們的翅膀一齊動了一下，就飛了起來，在我頭上兜了幾個圈子，一閃，她們就不知道飛到

——什麼地方去了，忽然，她們又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回來了。啊，粉蝶兒，她們真幸福喲，她們有一對翅膀，如果我也有這麼一對，那就更幸福了。

野野山的山腰還有一片松林，風伯伯便時常從這裏經過，經過這裏的時候，那些老松樹便談起話來，有時卻好像唱歌，整個松林都得意地搖着頭，聽得出神了，我也出神了。

從這松林下去，在野野山腳環繞着一條小溪流，那裏我也去過，小溪流裏鋪着美麗的石子，也有大岩石；小溪流一天到晚總是汨汨地唱着美妙的歌曲，水是澄清的，有許多小魚兒成羣的游着。下午當太陽先生微笑地對我說「再會罷小勃勃」的時候，我就在那小溪流旁邊一塊大岩石上睡着了，等我醒來的時候，太陽先生已經不見了。

真奇怪，以前，我看見太陽先生老躲在野野山山頂上的，今天，他怎麼又爬過那座遠遠的不知道什麼山的後面去了。

三月十五日 狐狸小姐

今天，太陽先生被烏雲遮了一整天，似乎要哭泣了，但是我總是快樂的。

早晨一醒來，風伯伯便撫着我的頭說：「早安喲，小勃勃！」小草們也都穿着早禮服，向我顛頭：「早安喲！小勃勃！」

我真快活喲，他們都很愛我。

蘇格格先生那裏真討厭，那些老東西便常常欺侮我，小小的園子還用那個高高的籬笆圍起來，我真死也不要回到蘇格格先生那裏去了。

下午，我正獨自躺在松林裏一片空地上，聽着不知道什麼地方送來的百靈鳥的歌聲，聽得出神時，忽然有一種聲音在後面喊我，倒把我嚇了一跳。我坐了起來，看見一個不認識的傢伙！嗨！倒真是好傢伙喲！看見我，她就笑起來，像太陽先生那樣，一笑，就笑瞇了眼睛，她說：「親愛的小勃勃，你認得我麼？我就是狐狸小姐啊！」狐狸小姐不等我問，就自己說了出來，她把身體娘了一娘，又接着說：「小頑童喲！你一個子在這裏幹什麼呢？不寂寞麼？」

「是喲，可愛的狐狸小姐！但是，百靈鳥的歌聲是多麼美麗的啊！」我說，



我喊面後在音聲種一有然忽

「你愛百靈鳥的歌聲麼？」

「百靈鳥的歌聲真是可愛啊！還有這下面那條小溪流，也一天到晚的唱着快樂的曲子呢！」

「你愛小溪流的曲子麼？」

「小溪流的曲子真是美麗喲！還有整個野山上的草兒們，每天在風伯伯的琴聲裏，跳着活潑的舞，花兒們也這樣。」

「你愛草兒花兒們的跳舞麼？」

「是喲，她們早晨還向我請安呢，她們真可愛喲，野山真可愛喲！」我快樂得跳了，跳着，跳着，我就在天鵝絨似的草地上打起滾來。狐狸小姐扭一扭身體，狐狸小姐扭得真好喲，我想太陽先生說的天使也不及她有趣呢，或者她就是太陽先生說的天使吧！狐狸小姐扭了扭身體之後，就把我抱起來，在我的臉上親了一個嘴，三個嘴，六個嘴……七個嘴，狐狸小姐真可愛喲，狐狸小姐說：

「親愛的小勃勃，小頑童，小乖乖，你真是一個可愛的小乖乖！你是不是還想比這裏更好的地方呢？」

「當然啦，親愛的狐狸小姐，但是有什麼地方比這裏更可愛的呢？」我問。

「是的，有一個比這裏更好更好的地方，那個地方叫做豬頭山，豬頭山是世界上頂幸福的王國。那裏有一條金沙江，一條瑪瑙河，一條珍珠溪，由這三條河流合成一個黃金海，黃金海裏就全是金銀、瑪瑙、珍珠、及各種各樣的寶貝。如果你歡喜什麼，祇要在腦筋裏想一想，你所歡喜的東西就立刻到你的面前來了。」

「因為黃金海的金銀珠寶太多了，就在海中央凝成一座金銀島，島上常年開着燦爛的花，有金絲雀常年給你唱着比百靈鳥更醉心的歌。島的中央有一座頂體面的水晶宮，宮裏都是瑪瑙鋪地，水晶的牆壁，牆壁裏嵌着發光的珍珠，所以那裏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無論什麼時候都有極美麗的仙女給你跳舞，還有許多奇妙的樂師給你奏樂，整個金銀島都充滿了快樂，沒有悲哀。祇有溫煦的春天，沒有酷熱的夏天和嚴寒的冬天。」

「我們穿的衣服都是珍珠和翡翠做成的，吃的東西都會從黃金海湧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不必用一點力，就會過着極幸福的生活。親愛的小寶寶，你不是歡喜到那個島上去麼？我要使你享受無上的幸福，我會帶你到那裏去。到了那裏，你便是頂幸福的王子了，我們的國王就叫我到這裏來尋你的。」

「啊，那簡直是天堂！那麼你們的國王是誰呢？」我高興得叫起來了。

「是喲，天堂也沒有這樣幸福呢！我們的國王就是世界上頂有威權的國王，有一位威權的神保護着他，所以沒有誰敢膽反抗他的。可是他現在老了，沒有兒子，每天都很憂悶，你到那裏去，你便是一個頂體面頂幸福的王子了。」

我真開心喲，我將是一個頂體面頂幸福的王子了，我真開心喲！小勃勃真開心喲！

三月十七日 矮木林

今天，太陽先生完全不見了，太陽先生那裏去了呢？我真悲哀喲！

但是狐狸小姐也是很可愛的，她帶我到豬頭山去，她會給我許多許多的幸福。

狐狸小姐的本領真大喲，前天我們一道從野山出發，走着，走着，就到了矮木林，矮木林那個地方真可怕喲，矮木林裏都是兇狠的虎狼；昨天傍晚的時候，狐狸小姐攙着我走進矮木林，忽然前面奔過許多狼三虎四來，惡狠狠的要想撲我們，我幾乎嚇昏了，連忙躲到狐狸小姐的背後去，不知怎的，狐狸小姐祇把身體扭一扭，「嗚嗚」的叫了兩聲，那些狼三虎四便都撲通撲通的跪下去了，於是狐狸小姐便那麼扭着身體，把我帶過了矮木林，以後還碰到許多狼三虎四，看見狐狸小姐都撲通撲通的跪下去。我想狐狸小姐一定是一個天使了。

後來，狐狸小姐告訴我，這矮木林也是屬於豬頭山王國管轄的，因為豬頭山是一個頂富裕的王國，國王恐怕有強盜鬧亂子，在豬頭山的四圍都用矮木林圍繞起來，並且命令那些頂有力頂兇狠的武士把守着，外面有誰經過這裏的就把他們捉起來，送到豬尾巴的壓榨場去榨金子。豬頭山的金沙江、瑪瑙河、珍珠溪就是那裏榨出來的。如果那裏的

奴隸逃出來，必須經過這裏，武士們就要把他們捉起來吃掉，所以他們也都不敢逃走了。

「那麼，他們一定是很可憐的，我想？」我悲苦地問狐狸小姐。

「不，他們一點也不可憐，他們生下來，就是這樣給我們用的。」狐狸小姐淡然的說。
「我想他們一定是很可憐的，我們可不可以把他們放掉呢？」

「啊，不能夠，不能夠喲，小勃！這個思想是很危險的，放了他們，我們不是要餓死了麼？而且，他們還要把我們的王國奪去的呢！親愛的小勃，你不許這樣想，你回答我，以後不再這樣想了！」狐狸小姐幾乎叫起來，拉着我的手說。

「唔……唔……以後不再這樣說了。」我說着，狐狸小姐就快活起來，在我的臉上親了一個嘴，兩個嘴，八個嘴，許多個嘴，於是狐狸小姐很親熱地說：

「乖乖，你真是一個可愛的小乖乖，好好聽我說，以後不要這樣想，你將是一個頂高貴頂幸福的王子了。」

走着，走着，天黑起來了，今天，我們宿在矮木林的邊界上。狐狸小姐說，明天，我們再走。

半天，就可以到猪尾巴了。在那裏，我們可以趁飛機到金銀島，到了金銀島，我便是頂幸福的王子了。

三月十八日 猪尾巴

今天吃中飯的時候，我們就到了猪尾巴。

當我們將近猪尾巴的時候，遠聽得那邊有一種悲哀的呼號聲傳過來，漸漸的這聲音更響亮了，而且更悽慘了；我聽着，聽着，全身的毛都豎了起來，聽着，聽着，我就哭起來了。

「為什麼哭呢？親愛的小勃勃是不是走得太吃力了？」狐狸小姐拍着我的肩輕輕地問。

「這個聲音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很悲慘啊！好像有許多人在那裏哭呢！」我哭着說。

「啊，這個麼？這是那些奴隸們的歌聲啊，小傻瓜！你不是很歡喜聽唱歌麼？」

「但是，這種歌聲為什麼這樣悽慘呢？猪頭山的歌聲都是這樣的麼？」

「不啊，到了金銀島，便可以聽到比野山更悅耳的歌聲了。唔，是的，這種歌聲是討厭的，因為他們是奴隸啊！不過我可以使你不再聽到這種討厭的歌聲，好麼？」小勃不要哭了，以後，你不再聽到這種討厭的歌聲了。」說完了話，狐狸小姐在袋裏取出了兩片東西，裝在我的兩隻耳朵上，真的，這東西一裝上去，我就聽不到那種聲音了。狐狸小姐告訴我，這叫做掩聲片，可以使一切討厭的聲音不跑到耳朵裏去。

「你真有本領喲！」狐狸小姐現在我聽不到那討厭的聲音了。我歡喜地對狐狸小姐說。

「那麼，你愛我麼？」親愛的小勃？」狐狸小姐很親熱的問。

「我愛喲，我真愛你喲！但是我再聽見那種聲音，我就要哭的。」我說。

「不會的，小乖乖！帶慣了這東西，你就聽見也不會哭了。」狐狸小姐指着我的掩聲片說。

走着，走着，吃中飯的時候，我們就到了豬尾巴。

在這裏，我聽到更多更多的聲音，就是帶了掩聲片也遮掩不住，但是聲音並不是悲慘，倒確實是討厭的，恐怕這就是那些奴隸們的歌聲了。

「明天，我們就可以趁飛機到金銀島去了。」狐狸小姐這樣說。今天，我們就住在豬尾巴勞工大臣的宮裏。宮裏都嵌着發光的珠子，雖然看不見太陽，但是很亮的。

跑了兩三天路，覺得很疲倦，我很早便睡覺了。

三月二十八日 高貴的王子

從豬尾巴趁飛機到豬嘴巴剛剛是十天，飛機高高的飛在天空中，四圍都被什麼煙霧似的東西遮蔽着，看下去，什麼也看不見，我很害怕，如果飛機跌到地上去，我們便很危險了。一路過來，都是血腥的氣味，怪難聞的。

今天，不知道是幾點鐘，呼——飛機飛過黃金海，就在金銀島的飛機場上停下來了。

狐狸小姐帶我在金銀島上走了一下：

那三條河流從豬尾巴流上來，流上來，都流入黃金海，黃金海就湧着血的潮，在血紅的黃金海裏，金銀島是銀灰色的，島上的水晶屋子便完全是透明的白色了。真的，金銀島真美麗喲，狐狸小姐一點也沒有騙我，銀灰色的金銀島上，長着紅翡翠綠翡翠的樹，在這些樹上開着顏色很勻稱的花，有許多頂漂亮的金絲雀和銀色的知更鳥，躲在那些樹叢裏，囁囁嚶嚶的唱着神妙的歌曲，地上鋪着天鵝絨似綠翡翠的草，島上的房子，看來似乎都是水晶造成的，在透明的水晶裏却隱隱地透出血絡一樣的細絲，嵌着的珠子發出各種各樣的彩色的光，島上全看不見太陽先生，就被這彩色的光照耀着。

啊，這裏的國王究竟是誰呢？這國王真有本領喲，多美麗的金銀島喲，真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金銀島喲，我將是這裏的王子了，我多麼幸福喲，我想國王也一定是很美麗很可愛的。正這樣想着，狐狸小姐說：

「現在，我們就去見國王罷，小勃勃！」

「好喲，好喲，金銀島真美麗喲！」我高興得叫起來。

「嗚嗚！」

狐狸小姐把身體扭一扭，這樣叫了兩聲，就有許多狐狸姑娘和狗子們跑了出來，很端正的站在狐狸小姐的旁邊，狐狸小姐說：

「我們的國王有了王子了，花花烏烏！你們快去開太子號飛車來，把我們的王子送到國王御前去。」

於是兩個狗子就齊聲說：「有！」

其餘的狗子和狐狸姑娘都說：

「國王萬歲！王子千歲！」

很快的，花花和烏烏把一步很講究的飛車開到我們的面前，我們就走進太子號飛車。

嘶——飛車就到了國王的前面。

國王的屋子真高喲，我仰起頭來，看上去，看上去，好像看着天空一樣，屋頂是透明的。



水晶，水晶裏嵌着發光的珍珠，便彷彿是天上的星星。

國王坐在一把很高很大的金龍椅上，正在打瞌睡，這國王是誰呢？原來是猪羅國王。猪羅國王的肚子真大喲，就好像野山那樣，在金龍椅上高高的聳起來；國王的前面站着兩排裸體的狐狸姑娘，差不多都像狐狸小姐那麼美麗。水晶宮的空間還雕琢着許多大理石像；有的背上長着大翅膀，有的頭上發着光，有的笑着，有的做着舞蹈的姿勢，以及各種各樣的，總之是多極了。在水晶的牆壁上長着紅翡翠綠翡翠的樹，樹上有許多金絲雀在唱着美妙的歌；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有飄渺的樂聲伴奏着；在門口却守候着狼兵虎將，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多麼壯麗的水晶宮喲！

忽然，猪羅國王哭了起來，兩條眼淚像河流一樣從猪羅國王的大肚皮上流下來了。

狐狸小姐似乎很知道猪羅國王的悲哀，就跪下去喊道：

「國王不要哭，小勃勃來了，國王有了御兒子了。」一面狐狸小姐又輕輕的告訴我：「凡是關於國王的一切都必須加上一個『御』字，不然便是犯罪了。」

果然，國王不御哭了，國王就哈哈的御笑起來，國王御說道：

「小勃在那裏，猪的兒子在那裏？」

狐狸小姐就站了起來，把我放到一個電梯上，一面又輕輕對我說：

「國王自己稱『猪』但是我們不能說『猪』連『猪』這個這個音也不能說，所以以後碰到『猪』字就要說羅，不然，也便是犯罪了。」

於是：

嘟——電梯就升了上去，升到國王的黃金台上，國王就把我御抱起來，坐在國王的御肚皮上，國王御說道：

「小勃，你來得正好喲，猪要使你成爲世界上頂體面頂幸福的王子。哈哈，猪有了兒子了。」國王大聲的御笑起來；國王把頭御動了一下，狐狸小姐真聰明喲，狐狸小姐就知道國王的御意了。

「嗚嗚！」

狐狸小姐把身體扭一扭，這聲叫了兩聲。於是：

水晶宮裏的音樂更宏亮了，前面兩排狐狸姑娘就跳起舞來，那些大理石像也從高高的大理石雕琢上跳下來成羣的跳舞了，金絲雀也唱着美妙的歌曲飛舞起來，舞着，舞着，忽然又飛來一羣金色的黃鸝，忽然又飛來一羣銀色的知更鳥，忽然又飛來一羣翡翠色的百靈鳥，忽然又飛來一羣瑪瑙色的孔雀，她們都穿雜地迴舞着，迴舞着，水晶宮充滿了各種的音樂和歌聲，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色彩；於是，金毛狗兒也來了，於是金錢豹兒也來了，於是金斑虎兒也來了，於是……也來了，也來了……

「不得了喲，太多喲！」

我這樣叫了起來，真奇怪，那些東西就立刻散開了，音樂也低微了，裸體的大理石像也回到大理石雕琢上去，妖媚的狐狸姑娘仍舊整齊地排成了行列，不動地站着，金絲雀也仍舊回到那些翡翠的樹上去，水晶宮又平靜起來，國王覺得很高興，就御說道：

「小勃勃王子，你覺得太厭煩了麼？以後，你要什麼，祇要想一想，就好啦；親愛的小

勃勃你覺得這裏好麼？

「很好喲，國王爸爸，這裏真好喲！真好喲！」

說着，我就餓了起來，於是我想一想：

「我要吃東西了！」果然，我面前就擺滿了東西，而且那些東西都跑到我的嘴巴裏來，在我的牙齒間上下的跳，跳碎了，就跑到我的肚子裏去。味道真好喲，比野山草兒的味道還好。我想：「不要了。」

於是那些東西就不見了。

於是我就睡覺了。

三月二十九日 就笑裂了御肚皮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醒了起來，醒來的時候，我知道自己睡在國王爸爸的御肚皮上。

水晶牆壁上的珍珠，發着彩色的光，裸體的大理石像，在國王爸爸御前跳舞，音樂伴

奏着。

我不知道是白天還是夜裏，於是我問國王爸爸：

「現在是什麼時候呢？國王爸爸！」

「小傻瓜！你爲什麼要問，現在是什麼時候呢？你肚子餓了麼？肚子餓了就吃東西，疲倦了就睡覺罷，不要管別的什麼了，這裏是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的啊！」說了，國王爸爸就哈哈的御笑起來，唉，真危險喲！一笑，就笑裂了御肚皮，我險些跌到國王爸爸的御肚裏去；國王爸爸就御哭起來，於是音樂也停止了，跳舞也停止了，裸體的大理石像們都在國王爸爸的御前跪了下去，妖豔的狐狸姑娘們也都跪了下去；狐狸小姐的本領真大喲！狐狸小姐從電梯裏升了上來，跪在國王爸爸的御前，用一根很長很長的針，把國王爸爸的御肚皮縫了起來；縫好了，大肚皮國王爸爸就不御哭了。國王爸爸御說道：

「好了，好了！猪的肚皮又好了。」

「哈！」國王爸爸想御笑起來，但是祇御笑了半聲，又御縮了回去，國王爸爸御怕又

御笑裂了御肚皮。

「跳舞罷！」國王爸爸御說道。於是又跳舞了，又奏樂了。

我想吃東西，東西就來了。吃了東西我就睡覺，仍舊睡在國王爸爸的御肚皮上。

三月三十日 國王爸爸吃東西

水晶宮裏老發着彩色的光，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我睡了一覺，又醒起來，我想總是
一天了。

國王爸爸御吃東西了，國王爸爸的御肚皮真大喲，國王爸爸祇開着御嘴，東西們就
向國王爸爸的嘴裏跑，跑進去就勃達勃達的跳，跳碎了就溜到國王爸爸的御肚皮裏去。

我看着，看着，肚子也餓了起來。於是我想一想：「我要吃東西了。」

於是就有許多東西跑到我的嘴巴裏，北東北東的跳，跳碎了就溜到我的肚子裏去。

我覺得吃飽了，我就想一想：

「不要了！」東西們就跑走了。

可是國王爸爸還沒有停止，差不多一天那麼長久了，國王爸爸還沒有停止。
我想睡覺了，我就睡覺了。

四月六日 大約是四月六日

我睡了，又醒起來，又睡了，又醒起來，又睡，又醒，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於是我
問狐狸小姐，狐狸小姐說：

「你知道的，這裏不是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的麼？如果你一定要記着什麼日期，那
麼一睡醒就算一天了。」

「那麼從國王爸爸御吃東西那天起到今天算是幾天了呢？」

「你睡了幾次？」

「大約是五六次。」我想一想這麼說。

「那末，大約是五六天了。」狐狸小姐說。

國王爸爸御吃東西那天是三月三十日，那麼今天大約是四月六日了。

國王爸爸一直沒有停止的御吃。國王爸爸儘管御吃，所以國王爸爸的御肚皮就儘管御大起來。

國王爸爸的御肚皮，御大起來，御大起來，就御裂開了。於是狐狸小姐就用那根長長的針把他縫好了。縫好了，國王爸爸又御吃，於是國王爸爸的御肚皮又御裂，於是狐狸小姐又縫。於是國王爸爸又御吃，於是國王爸爸的御肚皮又御裂，於是狐狸小姐又縫。於是……國王爸爸的肚皮，啊，我忘記了說「御」，我是要犯罪的，唔，國王爸爸的御肚皮不知道裂了多少次。狐狸小姐不知道縫了多少次，於是國王爸爸御說道：

「猪要使猪的肚皮大起來，大起來，大得像世界一樣大，把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放到猪的肚皮裏去，猪就可以不再吃東西了。」

於是狐狸小姐就高聲說：

「國王萬歲！我們的大肚皮國王萬歲！」於是，裸體的大理石像們也說：

「國王萬歲！我們的大肚皮國王萬歲！」於是，妖豔的狐狸姑娘們也說：

「國王萬歲！我們的大肚皮國王萬歲！」於是，外面許多許多聲音都說：

「國王萬歲！我們的大肚皮國王萬歲！」

於是，我也說：

「國王爸爸萬歲！御大肚皮的國王爸爸萬歲！」

我想他們一定犯了罪，他們都沒有說「御」，果然，國王爸爸御說道：

「你們都沒有像豬的兒子一樣說御大肚皮，你們都犯了罪，豬罰你們喫三天東西。」

於是東西們都哭了起來，因為整個金銀島的居民，都須連下去喫三天東西，東西便來不及製造了。東西們齊聲哀求道：

「仁慈的國王喲，請御寬恕了我們罷，我們是來不及製造的。」

國王爸爸御聽了這話，就御氣起來，御說道：

「你們違反豬的命令，猪要罰他們再喫三天。金銀島的居民須接連不息地喫六天東西！」於是，金銀島的居民就要開始連下去喫六天東西。東西們都悲哀的哭泣起來。

國王爸爸御說道：

「這些傢伙，猪必須給他們看看猪的厲害，這樣，勞工區的奴隸就必須加緊壓榨，否則，他們就要懶惰起來，他們一懶惰，猪就要餓死，你也要餓死，金銀島上的居民都要餓死，所以你以後對他們就愈厲害愈好，知道麼？」

「知道的，國王爸爸，但是，金銀島上的居民自己都不能製造東西的麼？」我說。

「金銀島上的民居不必自己製造東西，奴隸們會製造的。」國王爸爸說。

「奴隸們專爲我們製造東西的麼？」

「不，除了製造喫的東西以外，其他如金銀珠寶等等都要他們製造的。」

「爲什麼我們的東西要他們製造呢？」

「因爲他們是奴隸喲！」

「那麼爲什麼他們要做奴隸呢？」

「因爲他們是牛馬的後裔！」

「爲什麼牛馬的後裔就要做奴隸呢？」

「因爲他們就是奴隸喲！小傻瓜！」國王爸爸想了一想這樣說。

說着，說着，我想睡覺了，我就睡覺了。

四月十二日 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

金銀島的居民已經接連喫了六睡醒東西了。他們的肚皮也大起來了，他們覺得自

己的肚皮大得像國王爸爸，就很高興，但是肚皮脹得難過，又想哭，但是他們不能笑又不能哭，恐怕一哭或者一笑，肚皮就要裂開來，他們一裂開就沒有誰替他縫了。所以這幾睡醒，他們是很悲哀的。

狐狸小姐從外面回來，把這消息報告給國王爸爸，國王爸爸高興得御笑起來，差一點，國王爸爸的御肚皮笑裂了，國王爸爸就不御笑了。

我每天肚子餓了，就喫東西，吃飽了就看跳舞，看疲倦了就睡覺，連時間也忘記了，祇得像國王爸爸他們一樣，一睡醒就當作一天。國王爸爸御說道：

「你現在已經很好了，再等幾時，也像豬一樣的時候，你就可以做國王了。」

「那麼，我的肚皮也要像國王爸爸的御肚皮一樣的大起來麼？」我很擔憂的問。

「是的，等你的肚皮也像豬一樣大的時候，你就可以做國王了。」國王爸爸很高興的御說道。

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如果我的肚皮也這樣大起來，整天坐在這個水晶宮裏，每天

還要擔憂着肚皮裂開來，有什麼意思呢？在這裏全看不見太陽先生，又看不見月亮小姐，又看不見野野山，於是哭起來了。我叫着說：「我要出去喲！我要出去喲！」

國王爸爸御說道：「你要出去麼？好的，好的，不要哭，乖乖！明天就叫狐狸小姐帶你到金銀島玩去罷！」

明天，我要出去了，坐在水晶宮裏，就好像從前把我關在羊棚裏一樣；明天，我一定要出去，再坐下去，我真要悶死了。

四月十三日 太神祕了喲

昨夜短了許多，因為我沒有睡多少時候，就醒起來了；我總是睡不着，我在想着外面，我以為一想，就可以到外面去，但是我想着，想着，還在國王爸爸的御肚皮上，想着，想着，還在國王爸爸的御肚皮上；我急了，我就睡着了；睡了一下，我就醒起來，醒起來，就是一天了。於是，我就要狐狸小姐帶我出去。國王御爸爸說道：

「好的，你出去罷，早一點回來。無論什麼事情，祇要你歡喜，都可以做，但是必須保持王子的威嚴，知道麼？」

「知道的！」我高興的說。

於是狐狸小姐穿了一件頂漂亮的外衣，面上套了一隻面具，狐狸小姐變得更漂亮了，戴着一頂御使的帽子，衣服長長的拖在後面，珠子閃閃地發光，漂亮得像一個公主一樣。狐狸小姐給我也穿了一件頂體面的外衣，戴了一個面具。狐狸小姐說，

「這樣，他們便知道你是他們的王子了，以後你出去，都要帶着這個面具，記好麼？」

「記好。」我說。

「你歡喜坐着飛車出去，還是走着出去？」狐狸小姐問我。

「走着出去罷，走着好玩呢！」我說。

狐狸小姐說：「好的，好的！」

於是國王爸爸用很大的御嘴在我頭上親一親，國王爸爸的御嘴正比我的頭大一

「現在，你可以出去了。」

於是：

哪——電梯就落了下來，我和狐狸小姐一同走出了國王的御殿，通過一個廣場，四面就全是水晶屋子，我們走出一個門，又走出一個門，又走出一個門，門上都雕琢着裸體的仙女，狐狸小姐說：

「這是螺絲國的古雕刻，國王用很多很多的金銀珠寶買來的。」

「要很多很多的金銀珠寶麼？那麼是多少呢？」

「多少麼？那真是說不清爽了，據說那時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螺絲壯士到這裏來挑金子，一共挑了九千九百九十九睡醒，把我們的金銀島挖了一個大洞，而且他們還常常到我們這裏來挑金子的呢！你想要多少呢？」

「啊，這樣麼？那末金銀島那個大洞怎麼辦呢？」

「這有什麼關係呢？成千成萬的奴隸會製造起來的喲！沒有多少時候，這個窟窿就填滿了，現在，我們的金銀島，已經加大了不知多少倍，所以那個窟窿的痕跡也早已不見了。」狐狸小姐很得意地說。

「那些奴隸專爲我們製造這些東西的麼？」

「是喲，還有我們的食用衣着都是他們製造的，總之，他們專爲養活我們才活着的。」

狐狸小姐說。

「那麼，沒有他們，我們不是都要餓死了麼？」

「自然啦，所以我們是不能放鬆他們的。」

說着，我們走到一個迴迴曲曲的非常雅緻的水晶宮；這裏面沒有屋子，都是雕砌得非常精巧的水晶迴廊，從透明的水晶壁上看過去，遠遠的都是這樣的迴廊交錯着。但是每離開不遠的地方就有一間精緻的亭閣，每一間亭閣裏面坐着許多妖媚的狐狸，完全都是赤裸的，從各處曲折的迴廊會合起來，看去，便彷彿都是赤裸的影子，我的眼睛都看

花了。走過一條迴廊，迴廊接着迴廊，我就站在這許多水晶迴廊的中間，四面都幌着狐狸們赤裸的影子。我不知道自己從什麼地方進來，也不知道要從什麼地方出去。我急了，我

問狐狸小姐：

「這是什麼地方呢？狐狸小姐！我們走得很多路了罷！」

「我們還沒有走出水晶宮呢！這是什麼地方麼？等一等告訴你罷。」

走着，走着，我們還在同樣的迴廊裏，走着，走着，我們還在同樣的迴廊裏；忽然，前面塞住了，我們就轉了一個灣，又塞住了，又轉了一個灣。轉着，轉着，我們還在一樣的迴廊裏。我覺得很難受，這水晶迴廊裏一點聲音也沒有，似乎還很冷。我說：

「這個地方很討厭喲，為什麼王宮裏要弄這麼一個水晶宮呢？我覺得很冷喲，一點聲音都沒有！」

「嗚嗚！」

狐狸小姐很巧妙的叫了兩聲，水晶迴廊裏都震動起來了。立刻從各方面響起很醉

心的音樂來，聽到這個樂音，誰都會麻醉的，同時各個亭閣裏赤裸的影子都翩翩的舞起來。空氣也非常暖和了，野野山的春天也沒有吹過這樣好的風。我覺身體都酥軟起來了。於是，我又問狐狸小姐：

「這是什麼地方喲！狐狸小姐快告訴我罷，這個地方太神祕了喲，太神祕了喲！」

「哈哈！」狐狸小姐笑灣了腰，狐狸小姐說：「不要急，小傻瓜和我親個嘴就告訴你。」於是狐狸小姐把我抱起來，親了一個嘴，兩個嘴，八個嘴，十一個嘴，狐狸小姐高興的說：

「小勃勃真可愛喲，我的小王子真可愛喲！答應麼，你愛我不然，就不告訴你！」

「好我愛你！」我說。

「你永遠愛我麼？」狐狸小姐說着，把身體很妖媚的扭一扭。

「我永遠愛你。」我說。

「你做了國王的時候，也愛我麼？」

「也愛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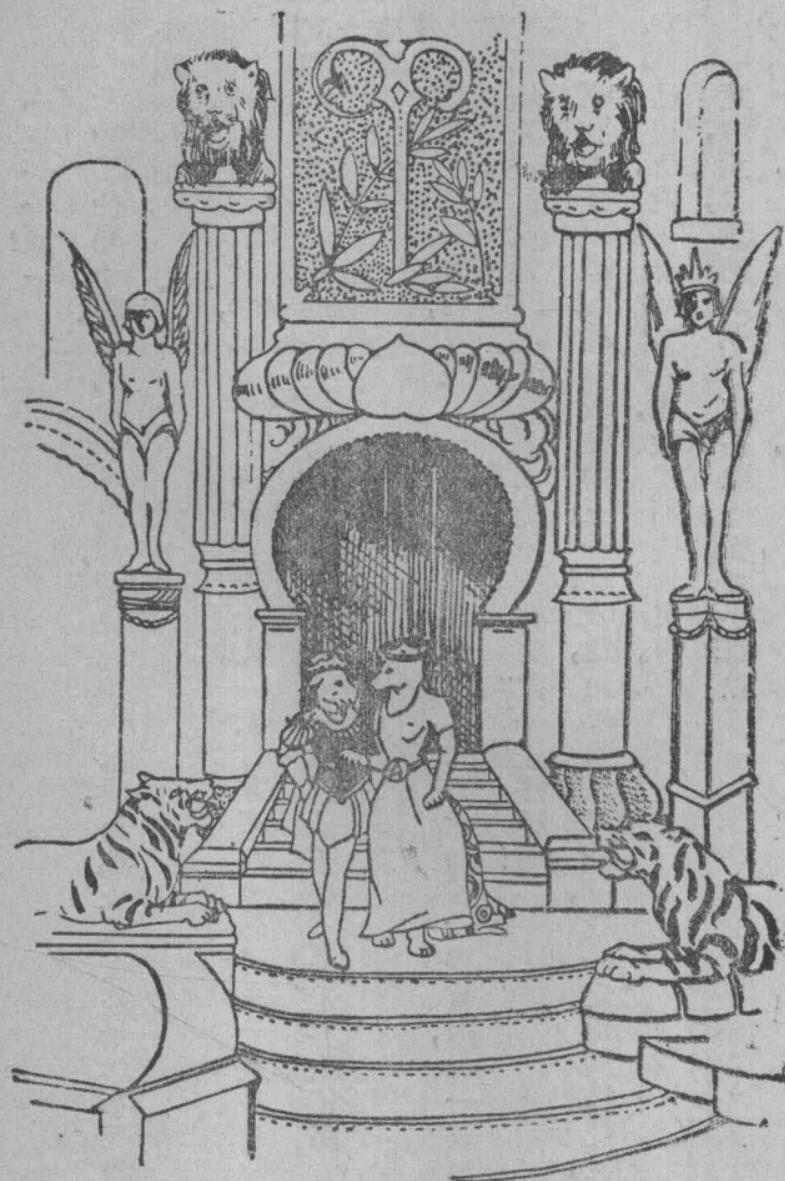
於是狐狸小姐又把我抱起來，又親了一個嘴，兩個嘴，七個嘴，許多個嘴。狐狸小姐高興的說：

「好，我告訴你，這叫做迷宮；要是你獨自跑到這裏就會迷在裏面，又不能出，又不能進，便要死在裏面了。」

「那麼，為什麼要造這個迷宮呢？」

「啊，這個迷宮麼真有用呢！原來是國王年輕的時候，也像你這樣的小夥子，造起來專給自己快樂快樂的，裏面不是有許多裸體的仙女和醉心的音樂麼？後來，國王年紀大了，不能走動了，怕有敵人進來，這迷宮就變成防止敵人的城堡了，你剛才進來的時候，不覺得難過麼？所以王宮的四圍都是這樣的迷宮，敵人就不能進來了。」

說着，說着，我們又走了許多路，才把迷宮走完了。走出了迷宮，又是一層高高的水晶城牆，城門口蹲着兩隻惡狠狠的金斑虎，我怕他們來捉我，躲到狐狸小姐的後面去，可是金斑虎到了這裏就變得極和藹了，而且一看見我就跪了下去，齊聲說：



城口蹲着兩隻惡狼狠狠的斑金虎

「王子千歲！」

我聽了什麼千歲，以爲他們在罵我，從前媽媽告訴我，烏龜王八蛋是千年不死的。後來狐狸小姐說：

「他們是尊敬你，凡是對王子都要說千歲。」我這才明白他們叫我千歲是尊敬我。狐狸小姐還說我是世界上頂高貴頂有威權的王子，因爲國王爸爸是世界上頂高貴頂有威權的國王。

我們走出一重門，又走出一重門，又走出一重門，大約走出了十幾重門，每一重門都有那樣兇狠的虎狼蹲着，看見我都跪下去，齊聲說：「王子千歲！」

啊，我真是頂體面頂有威權的王子喲！我想，如果我做了國王，我一定爲媽媽復仇，爲我自己復仇，殺了蘇格格先生，殺了那些老東西。

走着，走着，我們走完了水晶城門，狐狸小姐說：

「現在，我們走出水晶宮了。」

走着，走着，於是我要睡覺了。

四月十四日 金銀島的居民

我醒來的時候，狐狸小姐已經起來了。狐狸小姐正在那裏梳姍，狐狸小姐看見我醒來，就說：「早安喲，千歲親愛的小勃！勃！親個嘴罷。」於是狐狸小姐和我親了一個嘴，兩個嘴，十六個嘴，大概是十六個罷，我記不清爽了。狐狸小姐真可愛喲！狐狸小姐自己打扮好了，就給我穿上王子的衣服，戴上王子的面具，狐狸小姐說：

「我們可以出發了。」

於是，我們就出發了。

金銀島真熱鬧喲，金銀島上有許多猪啊，不不，國王爸爸的名字是不能說的，應該說獵先生，金銀島上有許多獵先生，有許多雞太太，有許多鳴姑娘，還有羊伯伯，還有兔弟弟豹哥哥，還有……還有許多許多，總之是極熱鬧的。路都是瑪瑙鋪的，嵌着鑽石的花，從地上生

出來的水晶屋子，高高的聳在街道的兩邊。水晶屋子也都鑲着發光的珠子，像國王爸爸的御殿一樣，彩色的光波就在街道上流動着，從羅先生，雞太太的身上流過去，流過去，紅的綠的。

羅先生他們走路全被幾個枯瘦的牛馬抬着，他們手裏都拿着鞭子，鞭子就不時兇狠的叫着：「唬！唬！跑得快！唬！唬！跑得快！」

他們似乎很忙碌的，樣子很兇狠，我幾乎害怕起來，但是他們看見我都連忙戴上一個極恭敬的面具，跪下去高聲說：

「王子千歲！」

「王子千歲！」

等我過去了，他們立刻又換上原來的面具，很忙碌的走了。

「他們這樣忙碌，做點什麼事情呢？」我問狐狸小姐。

「小傻瓜！你總是這樣傻氣的，有那麼多的奴隸，金銀島的居民還要做什麼事情？不

過他們自然也有他們的事情。」

「那末，他們還有什麼事情呢？很忙碌啊！」

「他們要看朋友，他們要赴宴會，有時他們還要使自己屋子裏的財寶多起來，要使自己的地盤擴大，就時常爭鬧，時常打架，於是就時常喫官司，這多的事情，怎叫他們不忙碌？」

狐狸小姐真是萬能的，她什麼都知道。

後來，狐狸小姐又把我帶到一個地方，從一座很高的水晶屋子裏傳出一種醉人的音樂，這樂聲也像迷宮裏一樣能夠使我酥軟，我覺得自己的身子都漸漸地浮動起來，浮動起來了。狐狸小姐說：

「這裏是黃金舞場或者叫做銷魂仙窟，你想不想進去玩一玩呢？」

「我想。」我說。

於是，我們從一個很華麗的門進去，門口站着兩個看門的，穿着黑色金絲絨的夜禮

服，我認得是花花和烏烏，他們倆是專門站在門口招待客人的。面上帶着極和平的面具，看見我們就撲通的跪了下去，齊聲說：

「王子千歲！」

於是，我們走進黃金舞場的大廳，這個大廳，雖然不像國王爸爸的御殿那麼大，却也大得很可以，裏面都是裸體的獵先生和鴨姑娘……醉人的音樂從不知道的地方傳出來。他們和她們的臉上都戴着歡笑的面具，一對一對地抱着跳舞，他們真跳得動人喲，我幾乎在狐狸小姐的懷裏醉倒了，狐狸小姐也很陶醉似的，緊緊地抱着我。狐狸小姐喃喃地說：

「小寶寶，小千歲，多好的地方喲！」

我們正看得出神，忽然音樂停了下來，他們舞也不跳了，一個個都從背上取了一個極恭敬的面具帶了起來，撲通撲通的跪下去，齊聲的喊出一種很大的聲音：

「王子千歲！」這聲音在大廳裏跑開去，跑不出，就在大廳裏迴繞起來，輕了，輕了，好

像音樂一樣。

真有趣喲，大廳裏跪着成千成百的赤裸的先生太太，我看見在他們赤裸的身上，都背着許多面具，和平的，兇惡的，陰險的，歡笑的，哀哭的，嬌媚的……

「真有趣喲！」我想。

「退了你的面具罷，千歲換上一個，否則，他們都不敢動了。」狐狸小姐這樣哀求似地說，聽音很顫抖。

「好的！」我說。

狐狸小姐就很高興的退了我王子的面具，另外換上一個和他們一樣歡笑着的面具，狐狸小姐自己也換上同樣的一個。於是音樂又起來了，他們也都換上先前那個歡笑的妖媚的面具，又抱着舞起來了。

「我們也跳一個舞罷，親愛的小勃勃！」狐狸小姐說。

「跳舞麼？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像他們一樣地赤裸着身體呢？」

「是的喲，有什麼關係呢？退了你的衣服罷，親愛的小勃勃！」狐狸小姐扭着身體說。

「這樣赤裸裸地，怪難爲情的。」我妞妞地說。

「沒有關係的，親愛的小勃勃！」狐狸小姐說着就把我拉到更衣室裏去，她竟先自脫得赤裸裸地了。

「退了你的衣服，親愛的小勃勃！」狐狸小姐把身體扭了一扭，我便陶醉在狐狸小姐的懷裏了，無抵抗地讓狐狸小姐退了我的衣服，但是總覺得怪難爲情的。

於是，我們也擁抱着在他們中間跳起舞來了。醉人的音樂，赤裸的先生赤裸的太太，妖媚的狐狸小姐，我陶醉了。

.....

陶醉着，陶醉着。

.....

陶醉着，陶醉着。

.....

四月十六日 雷米先生

這一天過得很長，他們沒有睡，我也没有睡，我想一定是隔了兩三天了，就算是兩天罷，那麼今天一定是四月十六了。今天出發的時候，我向狐狸小姐說：

「今天，我們不必穿王宮的服裝，我也不戴王子的面具了，那真是討厭喲！我戴了王子的面具便什麼也看不見，祇看見那些討厭的傢伙一個個跪在我的面前叫千歲。」

「好的，好的，我們今天就穿着他們一樣的衣服罷，這樣，他們就不認得我們了。」狐狸小姐說。

於是，我們今天就平裝出發，而且戴上一個很醜的面具。

真的，今天，他們碰見我，都裝得很驕傲，而且很兇惡，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王子，我氣極了，我想和他們開開心罷！我取了王子的面具在臉上放一放，那班兇惡的東西連忙換上一個極恭敬的面具，在我前面跪下去，都大聲說：

「王子千歲！」

於是，我又把王子的面具取了下來，這時，前面來了一個很驕傲的街狗，四個可憐的老馬抬着他。他手裏的鞭子不停地叫着：

「唬！唬！你們都須向雷米先生行禮，唬！唬！你們不向雷米先生行禮，我要打你們！」
於是，他們都向他行禮。

狐狸小姐說：「這是雷米先生，雷米先生是金銀島島長瞌睡蟲的小舅子，雷米先生的阿姐就是瞌睡夫人；因為瞌睡蟲善於吸血，吸飽了血就睡覺，又不做別的壞事情，國王很看重他，說他可以做金銀島居民的榜樣，就封他做金銀島島長，給他很大的權力。雷米先生很機警，又忠心，瞌睡蟲島長也就看中了他，和他做親戚，討了他的阿姐做島長夫人。」

從此雷米先生的勢力也就很大了，所以島上的居民都要向他行禮，不然，就是犯了罪了。」

我想，這倒好的，不妨和這位雷米先生開一次玩笑，正在這個時候，雷米先生的鞭子大聲的叫了起來：

「唬！你不向雷米先生行禮，我要打你！」

拍雷米先生的鞭子正打在我旁一個羊伯伯的頭上，羊伯伯連忙跪下去說道：「有罪，有罪！」

拍雷米先生的鞭子，又一下打在羊伯伯的頭上了，鞭子說：

「唬！你還敢說話，唬！把這王八蛋拖到瞌睡蟲島長那裏去！」於是就有許多狗子跑來，把羊伯伯拖到瞌睡蟲島長那裏去。

「我們也去看一看罷，看他們鬧的什麼玩意兒。」我和狐狸小姐說。

狐狸小姐就說：「好的，好的！」

於是，我們也到了瞌睡蟲島長那裏。

瞌睡蟲島長正在打瞌睡，雷米先生說：「瞌睡蟲島長正在打瞌睡，不能打擾他，你必須跪在這裏，等瞌睡蟲島長醒來再審判。」

羊伯伯就跪着，我們和旁聽席上許多許多太太小姐先生們就坐着等。

等着，等着，瞌睡蟲島長還沒有醒來。

等着，等着，瞌睡蟲島長還沒有醒來。

四月十七日 等着——

四月十八日 等着——

四月二十一日 瞌睡蟲島長還沒有醒來

等着，等着，瞌睡蟲島長還沒有醒來。

羊伯伯跪着等，我們都坐着等。等着，等着，我們也都睡着了。我們睡着，又醒來，醒來，又睡着，一直到今天，是四月二十二日了，一共等了七天，瞌睡蟲島長還沒有醒來。

忽然，瞌睡蟲島長醒過來了，我們都很高興，羊伯伯也很高興。忽然，瞌睡蟲島長又睡着了。於是，我們祇得繼續等着。

等着，等着，瞌睡蟲島長還沒有醒來。

等着，等着，瞌睡蟲島長還沒有醒來。

四月二十三日 等着——

四月二十四日 等着——

四月二十九日 又睡着了

瞌睡蟲島長醒來，又睡着了。於是我們又繼續等着。
等着，等着，瞌睡蟲島長還沒有醒來。
等着，等着，瞌睡蟲島長還沒有醒來。

四月三十日 等着——

四月三十一日 等着——

五月五日 三七二十一天

等着，等着，我們一共等了三七二十一天。

我們旁聽席上原來是二百九十九位先生太太，後來兔子姑娘忽然生了一個兒子，因為是姑娘生的兒子，祇算得半個，所以變成了二百九十九個半，都精神活現地等着，半

個也沒有缺，一點也不怕煩，後來忽然雞太太又生了一個蛋，也算是半個，正好湊成三百個。我們三百個一齊等着，等着，於是瞌睡蟲島長醒起來了。

瞌睡蟲島長說：「有什麼事情？」

羊伯伯哀求地說：「因為我來不及向雷米先生行禮。」

瞌睡蟲島長說：「你為什麼來不及向雷米先生行禮？」

羊伯伯哀求似的說：「因為我背着雷米先生和兔子姑娘說話。」

瞌睡蟲島長說：「你為什麼背着雷米先生和兔子姑娘說話。」

羊伯伯用哀哭似的聲音說：「因為我不知道雷米先生來。」

瞌睡蟲島長套上一個極嚴厲的面具說：「你為什麼不知道雷米先生來？」

羊伯伯哭起來說：「因為我不知道雷米先生來，但是我立刻就跪下去向雷米先生補行了一個禮，並且說『有罪有罪』。」

瞌睡蟲島長說：「好，就是因為你立刻跪下去向雷米先生補行一個禮，並且說『有

罪有罪，」所以要罰你！」瞌睡蟲島長又想了一想說：「罰什麼呢？就罰你喫七七四十九天東西罷，把肚子脹破了，你就要死。」

羊伯伯很悲哀地哭泣起來，把我也哭出眼淚來了。但是旁聽席的人都說：「罰得好，罰得好，我們的島長九百歲！」因為島長做的事情，無論誰都要說好，島長祇比我少一點，他們都要向他說九百歲。這時候，羊伯伯的兒子小羊也在旁聽席上，他聽了這個審判，知道爸爸要死了，流着眼淚，一方面却也高聲地說：「罰得好，罰得好，我們的島長九百歲！」說了，他就悲哀地哭泣起來；兔子姑娘的新生的兒子也哭泣起來，其餘的都表示很高興，我想這事情真豈有此理，國王爸爸說過，我要給他們一點厲害；我就叫狐狸小姐脫了我的外衣，現出王子的服裝來，又戴上王子的尊嚴的面具，於是，我站了起來。瞌睡蟲島長看見我，連忙換上一個極恭敬的面具跪了下去，高聲說：

「王子千歲！」

於是，旁聽席上的那班傢伙也都連忙換上一個極恭敬的面具，齊聲說：

「王子千歲」

兔子姑娘的兒子，因爲才生下來，還沒有面具，正在那裏哭泣，看了這種情形，就不覺笑了起來，雞太太的蛋也笑了起來，我幾乎也想笑，就撲嗤的笑了半聲，連忙止住了，因爲我要保持着王子的尊嚴；但是瞌睡蟲島長和那班傢伙聽了我撲嗤一聲就都齊聲說：

「王子千歲！」

我說：「你們不許發聲！」於是一點聲音也沒有了，寂靜得連每個的呼吸都聽出來，動也不敢動，祇有兔子姑娘的小兔子和雞太太的蛋兒還在格格的笑，兔子姑娘和雞太太都害怕得不得了，偷偷的把自己的兒子捻了一把，想叫他們不要笑，他們捻得痛了，就哭了起來。我說：

「瞌睡蟲島長豈有此理，我罰你十天不許睡覺；老羊，你沒有罪，帶你的兒子回去；雷米以後走路不許要老馬抬着你！」

於是，大家都說：

「王子千歲」

羊伯伯很高興的帶了兒子回去，其餘的也都回去了。我看見他們都由幾隻牛或者馬抬着，而且那些牛馬都瘦得不成樣子，滿身流着汗，嘴巴裏喘氣，樣子很可憐，於是我又戴上了王子的面具，叫他們回來，他們就回來跪在我的面前喊着千歲。我說：

「以後，你們必須自己走路，不許要牛馬抬着你們！」

這一下，可真不得了，大家都齊聲哭了起來，嘴裏不住的喊着千歲。其中有一個哀求地說：

「千歲可憐我們罷，如果沒有牛馬抬我們，我們便不能夠走路了！」

我很憤怒，我說：「你們生了腳，為什麼自己不能走路？」

他們都說：「我們的腳差不多都沒有用了，請王子開恩罷！」

出我意料的，忽然全體牛馬們也都跪下去說：「請王子開恩，不要這樣做罷，可憐我

「那麼，你們歡喜老抬着他們走路麼？」我說。

「不是這樣，我們都要餓死了。」牛馬們說。

「去做點別的事情，不是更好麼？」我問。

「沒有事情可以給我做喲王子！」

這時，狐狸小姐也哀求似的說：「世界上頂高貴的王子，在我的情分上，收回你的命令罷，這是國王的御旨，凡是牛馬的後裔，必須永生爲我們金銀島的居民服役的，如果他們違反御旨，他們必須餓死。所以爲了他們也請你收回前命。」

我想：「還是叫他們到豬尾……啊，不，不，獵尾巴的勞工區裏做工去罷！」於是我就說：

「牛馬們勞工區一定很好，自己做工自己喫，你們從今天起就動身到勞工區做工去！」

事情就這樣解決了。

真有趣喲，戴了王子的面具，便什麼事情都好做了。我真是世界上頂幸福頂高貴的王子喲。

五月六日 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我想，今天去看看黃金海和那幾條河流罷。

於是，我們就到了黃金海。

黃金海發着劇烈的血腥的氣味，怪難聞的。但是，黃金海是美麗的，黃金海湧着金的潮，銀的潮，潮頭上飛濺着發光的珠子；可是有一種怒號似的聲音從這金的潮銀的潮裏喧響出來，彷彿是一種悲切的哀哭，一種暴怒的呼喊。

在這裏，我看見了太陽先生的影子，太陽先生剛從黃金海盡頭的彩霧裏升上來，升上來，太陽先生說：「早安喲，親愛的小勃勃！」

我也說：「早安！親愛的太陽先生！」

「你做了王子啦，小勃！」

「是喲，太陽先生，真高貴的王子啊！」

「唔，那麼你忘記我了？」

「沒有喲！太陽先生，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你是世界上頂可愛的啊！」

「真的麼？那麼，你也不要忘記這個海罷，在這海裏埋藏着無窮的祕密呢！」

「啊，這個海不是在叫喊着麼？」

「是的，他在狂暴地叫喊着呢！他已經叫喊了許多許多年代了。」

「他爲什麼要這樣叫喊着呢？」

「這個，你慢慢地會明白的，祇要你不忘記我。」

「那麼，他的叫喊會停止麼？」

「會的，小勃，有一個時候，他由呼喊變成暴哮，把這個建築在地獄上的天堂毀滅

「明白的，太陽先生！」

「好，那麼，你不要忘記我，也不要忘記海！」

太陽先生把他的光，照耀在黃金海上，黃金海叫喊得更厲害了。忽然，狐狸小姐在海灘上昏了過去，啊，我真焦急喲，怎麼辦呢？唔，我想起來了，我給她行了幾次人工呼吸，果然，狐狸小姐醒起來了，狐狸小姐說：

「我覺得很難過呢，親愛的小勃勃，我們回去罷！」

「你不能再支持了麼？那幾條河流還沒有看過呢！」

「是的，高貴的王子！我不能再支持了。那幾條河流，以後再來看罷。」狐狸小姐哀求地說了，扭着身子。

「那麼，好吧，親愛的狐狸小姐！但是，太陽先生是那樣可愛的啊！我想那幾條河流一定也埋藏着什麼祕密的罷？」我說。

「沒有什麼祕密的，親愛的王子，太陽是世界上頂陰惡的東西，他用他的光，引誘人，

也引誘你，這是危險的啊，王子！他會使你失了王子的權位，他會使你死。聽我說，離開他吧，親愛的王子！」狐狸小姐倒在我的懷裏，妖媚地說。

「啊，太陽先生也像你一樣地可愛呢；他從來沒有害過我。」我覺得太陽先生總是世界上最可愛的，我說：「我不能離開太陽先生啊，親愛的狐狸小姐！」

狐狸小姐哭了起來，哭得很悲切，我說：「好，聽你的話，我們立刻就回去吧。」

於是，狐狸小姐就不哭了。於是，我們決定坐飛車回國王爸爸那裏去。

五月七日 一副眼鏡

飛車是很快的，一下子就到了國王爸爸的面前，國王爸爸正在睡覺，我想，那麼，一定是夜了，於是我也睡覺了，但是，沒有多時，我又醒了起來，我想，夜不應該這樣短的，而且國王爸爸還睡着，於是，我就再睡了一覺，再醒來的時候，國王爸爸也醒了，國王爸爸看見我回來了，很高興，國王爸爸說：

「玩得很好麼，親愛的王子？」

「是的，國王爸爸，玩得很好。」我說。

「那麼，你碰到些什麼事情呢？」國王爸爸問。

於是，我把經過的一切都告訴了國王爸爸，尤其是那一樁解放了牛馬叫他們去做工的事情；對於這樁事情，國王爸爸很高興，國王爸爸說，啊，不得了，玩了幾天，就忘記了說「御」，唔，應該說，國王爸爸御說道：

「很好，很好，你做得真好喲，猪的兒子做得真好喲！這班賤東西應該叫他們到勞工區去，至於那些太太小姐呢，她們可以用金銀島上的金銀買回幾百個牛馬來，仍舊沒有關係的。別的，還做了些什麼呢？」

啊，這可壞了，難道做工喫自己的飯，比較替那些東西抬着走路，受他們的壓束，還更苦麼？這可是我害了他們了，啊，什麼，勞工區的奴隸們，究竟怎樣生活着的呢？

後來，我把碰到太陽先生的事情也告訴了國王爸爸，真奇怪喲，國王爸爸對於太陽

先生也很不高興，國王爸爸說：

「太陽麼！太陽是世界上頂壞的，你不要上他的當！他要毀滅我們的金銀島，毀滅我們的王國呢！知道麼？以後不要再和他接近了！」

「啊，知道的，國王爸爸！」我這樣回答着，一面却在想着別的東西。

是的，太陽先生說過，那個狂暴地呼喊着的黃金海，將來要暴哮起來，毀滅這個築在地獄上的天堂，什麼叫做築在地獄上的天堂呢？唔，這個金銀島倒真是天堂呢；但是黃金海是地獄麼？啊，也許黃金海的祕密就在這裏吧。毀滅這個天堂，就是毀滅金銀島的王國，那麼，我的王子便做不成了，如果我要做金銀島的王子，真的，我便須離開太陽先生，便要和他做仇人，但是太陽先生是那樣可愛的啊，太陽先生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我想着，想着，就悲哀起來，我哭了。

國王爸爸看見我傷心，是最難過的，國王爸爸連忙把我御抱起來，御說道：

「親愛的小寶寶，為什麼哭呢？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麼？你說，有什麼不如意，猪是世

界上頂高貴的頂有威權的國王，什麼事情都辦得到。不要哭，小寶寶，你哭，猪要傷心的你好好地長大起來罷，猪要給你世界上頂大的威權，你就可以管領豬頭山金銀島的王國了。」

「但是，太陽先生真是世界上頂壞的麼？」我哭着問。

「是喲，太陽是世界上頂壞的，如果你不信，等一些可以叫狐狸小姐帶你去看的。」這時，站在下面台上的狐狸小姐立刻說：「好，等一下，我帶你去看罷。太陽是世界上頂可怕的魔鬼喲！」

等了一下，狐狸小姐說：

「我們可以去看那個可怕的魔鬼了。」

於是，狐狸小姐帶我去看太陽先生。

狐狸小姐給我戴上一副眼鏡，我站在水晶宮頂高的水晶台上，朝着狐狸小姐指着的方向望去，果然，我望見了太陽先生，啊，太陽先生真可怕喲，像一個魔鬼一樣，陰惡的臉

從烏黑的雲裏露出來，猙獰地看着我，真可怕喲，兩根長長的牙齒露在脣外，彷彿要喫人似的。我害怕起來，驚叫了一聲，便什麼也不知道了。我醒來的時候，已經睡在國王爸爸的御肚皮上。國王爸爸說：「現在你知道了麼？太陽究竟是什麼東西啊？還有什麼比太陽再可怕的呢？」

「是的，沒有了，國王爸爸！」我輕輕地回答着。

我很悲哀，這真是太陽先生！爲什麼現在變得這樣可怕呢？他簡直要喫我，他真是要滅毀這個金銀島的魔鬼麼？是的，他明明告訴我，黃金海要暴哮起來，毀滅這個築在地獄上的天堂。那末，就是因爲我在這裏做了王子的關係吧；但是，昨天還是那樣好呢！他叫我不要忘記他，也不要忘記海，我並沒有忘記他，也沒有忘記海，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不會忘記海的啊。他爲什麼對我那樣兇惡呢？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兇惡過喲！

啊，怎麼辦呢？我要不失掉太陽先生，就不能做金銀島的王子，要做金銀島的王子，就不能接近太陽先生，但是，失了太陽先生，我真悲哀喲！太陽先生一向是那樣可愛的呢。

大概是五月十七日 重臣會議

我悲哀極了，祇是睡覺，睡覺，睡覺，東西也不要喫了。國王爸爸看見我這樣悲哀，便也悲哀起來。國王爸爸召集了金銀島上頂優等的樂師給我奏樂，也不能解釋我的悲哀；召集了猪頭山上頂奇特的東西來給我做把戲，也不能解釋我的悲哀；召集了金銀島上頂美麗的歌鳥給我唱歌，也不能解釋我的悲哀；於是國王爸爸使水晶宮變得極其富麗，可以在每秒鐘中發生千萬種的變幻，但是，仍舊不能解釋我的悲哀，總之，國王爸爸盡了他萬能的力量，仍是不能解釋我的悲哀。於是，國王爸爸對於自己的力量懷疑起來了。國王爸爸是世界上萬能的國王，却不能解釋我的悲哀，於是國王爸爸也悲哀了。國王爸爸說：「你想吧，你要什麼，什麼東西便可以來的，猪給你這個力量。」

我想着，想着，前面是猙獰的魔鬼，想着，想着，前面是猙獰的魔鬼，像前天看見的那個太陽先生一樣，我怕，我哭，我悲哀極了。

我的悲哀。

國王爸爸弄得沒有辦法了，就在昨天召集了猪羅王國的重臣會議，討論怎樣解釋我的悲哀。
昨天，瞌睡蟲島長勞工區大臣，金務部大臣，舞蹈部大臣，虎元帥，狼將軍……還有許多我不認識的，還有狐狸小姐，大家圍坐在國王爸爸的前面，討論怎樣解決我的悲哀，但是他們怎能知道我的悲哀呢？討論了一整天，還是討論不出使我不悲哀的方法，以後，狐狸小姐說，祇有迷宮的音樂可以解釋我的悲哀，於是國王爸爸就叫四圍的迷宮都奏起極醉人的音樂，奏着，奏着，大臣們都陶醉了，狐狸小姐也陶醉了，國王爸爸也陶醉了，於是妖媚的狐狸姑娘們也陶醉了，裸體的大理石像也陶醉了，狗子們也陶醉了，於是都陶醉了，水晶宮裏一點聲音也沒有，醉人的音樂從四圍飄進來，飄進來……

我却聽得很討厭，我就哭了起來，哭着，哭着，誰也不理我，哭着，哭着，我就睡着了。

五月十八日 財神爺爺

睡夠了，我就醒起來。

醒來的時候，他們都還陶醉着，狐狸小姐還陶醉着，國王爸爸也還陶醉着，陶醉着，醉人的音樂從水晶宮的四圍飄進來，飄進來……

於是，我從國王爸爸的肚皮爬上去，用我的小角兒放在國王爸爸的耳朵裏攢了一下，就連忙爬下來哭着；國王爸爸被我攢了一下，國王爸爸就抖了一下，國王爸爸醒了起來，看見我哭，就很傷心，看見他們都陶醉着，就很動怒，國王爸爸大聲說：

「你們都陶醉了，猪的兒子很傷心喲！很傷心！」

狐狸小姐首先清醒過來，但是，大臣們還都陶醉着，狐狸小姐說：

「把音樂停了罷，他們就會醒了。」

於是，國王爸爸就命令把音樂停了，果然他們都醒起來了，祇有瞌睡蟲島長，却還睡着，國王爸爸說：「把瞌睡蟲島長送回島長署去！」於是就有幾個狗子把瞌睡蟲島長抬了出去。

國王爸爸看看我仍舊很悲哀，於是設了祭壇，訴禱那位威權的神，那位威權的神就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了。啊，多大的一位巨神喲，原來就是財神爺爺。財神爺爺真是世界上頂大的巨神，他滿身發着黃金色的光，頭上戴着鐵盔，右手披着鐵甲，左手露着滿鑲珠寶的錦袍，樣子極其威武。財神爺爺大聲說：「禱告我有什麼事情？」

於是，國王爸爸和那些大臣都跪了下去，國王爸爸說：

「禱告財神爺爺！猪有了一个兒子，但是不知怎的，猪的兒子很悲哀，猪沒有辦法解釋他，所以求財神爺爺賜給猪一個解救的辦法。」

財神爺爺說：「好，你有一個兒子，你的兒子很悲哀，解救的辦法，把你兒子的悲哀解決了就好啦！」於是，財神爺爺就不見了。

國王爸爸仍舊不能解決我的悲哀，國王爸爸仍舊很悲哀。

六月一日 好喲小勃勃



多 大 一 位 神 納

今天，我從國王爸爸那裏逃了出來！我是一個子逃出來的。

我穿着平民的衣服，却把王子的面具放在袋子裏，同時，我把狐狸小姐給我的那副眼鏡和掩聲片也帶了出來。從水晶宮坐了飛車一直到了豬嘴巴，我就來到黃金海的海灘上，在這裏，我又看見太陽先生了；今天，我是在黃金海的西邊，太陽先生正坐着彩色的轎子預備回去了，太陽先生仍舊和我很親愛的，看見我就高興得跳起來，笑着說：

「好喲，小勃！你又來了！」

「你好，太陽先生！看見你，我真高興喲！」

「那麼，你還沒有忘記我麼？」

「是喲，太陽先生，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但是，那一天，你爲什麼這樣兇狠呢？很可怕啊！」

「唔，你帶了狐狸小姐的眼鏡，是麼？那末，現在再帶起來試試看罷。」

於是，我帶了狐狸小姐的眼鏡，真的，太陽先生就變得像那天一樣的可怕了，我連忙

取了眼鏡，太陽先生就笑起來，對我說：「現在，你明白了麼？」

「明白了，太陽先生，在國王爸爸那裏，我真悲哀喲。我祇在想着你，祇在想着海，但是，黃金海到底有什麼祕密呢？」

「啊，這個麼？你明天到勞工區去走一趟，就會知道的。」

「好，那麼，我明天就動身到勞工區去。」

「那末，再會，小勃勃，今天，我要回去了。」

「再會，太陽先生！」

太陽先生從黃金海的盡頭落下去了，不見了，黃金海仍舊湧着金的潮，銀的潮，潮頭上飛濺着發光的珠。黃金海在狂暴地叫喊着。

今天，我又開始看見黑暗，我知道是夜來了。夜的天宇又是怎樣美麗的啊，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夜，天是那樣廣大的，星星們在天上私語着，有時，飛過一兩片淡灰的浮雲，祇是看不見月亮，月亮小姐，我已經好久不見啦！

六月二日 到勞工區去

太陽先生出來的時候，我戴了王子的面具，在金銀島的飛機場坐了太子號飛機動身到豬尾巴勞工區去。

六月十一日 才安了心

又坐了十天飛機。但是，這一次，不像前次那麼害怕了，我很大膽地坐在飛機上，看見那幾條河流，滾着血紅的浪濤，從豬尾巴向豬嘴巴流上去，從豬頭頸到豬尾巴，那幾天路途中就全被一種血腥的霧氣瀰漫得看不清爽了。

飛機到了豬尾巴的飛機場，真奇怪，勞工區總長已帶領了許多侍衛的狗子在那裏等我，以後才知道他接到豬嘴巴飛機場的緊急電話，看見我下了飛機，他們一起跪了下去，勞工總長高聲說：「王子千歲！」

於是，他們也都齊聲說：「王子千歲！」

我說：「你們可以起來！」他們就起來了。

我說：「回去！」他們就整隊站立兩邊，勞工總長命令幾個奴隸，駕我到豬尾巴的王宮別屋去，我說：「大家都須自己走路，我也自己走！」於是，他們祇得跟我走。他們都很奇怪，王子為什麼自己走路，但是他們都不敢說。他們走路真有趣喲！一歪一跌，要他們自己走路，大概是他們頂痛苦的事情了。

我們到了王宮別屋，勞工總長就很害怕，不知道我這次突然的降臨，有什麼意外的事，我告訴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祇是來看一看勞工區的情形，勞工總長才安了心，因為他覺得自己把勞工區管領得很好的。

六月十三日 彷彿是一片漆黑的海洋

今天，我們準備到工場去，我收了王子的面具，裝作一個平民的樣子，叫勞工總長也

這樣打扮，於是我們就走進了勞工區的工場。

啊，勞工區的工場，是怎麼一個樣子喲！勞工區工場是一個活地獄。

我們還沒有走進工場，遠遠的就聽到一種悽慘的呻吟，這大概就是狐狸小姐說的奴隸們的歌聲，他們每天就是唱着這樣的歌；我不能忍受了，連忙帶上了掩聲片，果然聲音就低了，而且不是那麼悽慘了。

我們走進了工場，工場差不多是漆黑的，却有另外一種光照着，使我們能夠看得見一切，看去，工場是很廣大的，彷彿是一片漆黑的海洋。成千成萬的奴隸——牛馬象駱駝蜜蜂螞蟻……大的小的浸在這廣大的海洋裏，被成千成萬的重量的壓榨機壓榨着。有許多狗子監視着他們，他們呻吟着，呼喊着，就從他們身上滴下生命的醪液來。在每一具壓榨機的旁邊有一條深溝，他們滴下來的生命的醪液就從這深溝流出去。

「這就是工場麼？」我問勞工總長。

「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工場。」勞工總長很得意的回答，「每個奴隸受了壓榨機壓

榨之後，就流出他們的生命液來，這些生命液，就從各條深溝裏流出去，流到外面就匯成一起，於是再分成金沙江，瑪瑙河，珍珠溪，流到羅嘴巴去，到羅嘴巴再合成一起，就是包圍着金銀島的那個黃金海，金銀島就是黃金海裏湧出來的金銀珠寶所積成的黃金海，是一個無所不有的寶庫，所以金銀島的居民就可以毫不費力地過着幸福的生活了。」

「那麼，他們呢？」

「這班奴隸麼？他們白天裏在這裏受壓榨，夜裏就睡在後面奴隸區裏。」

「他們喫什麼呢？」

「這個國王想得很好的，金沙江，瑪瑙河，珍珠溪，從奴隸區流上黃金海去之後，就化成各種各樣華貴的食用東西，給金銀島的居民們享用，用了之後，剩下許多殘餘的東西，國王就叫奴隸們另外開了一條河，這些殘餘的東西就從這條河流回勞工區來，這就可以維持奴隸們的生命了。」

談着，談着，在我旁邊一個奴隸倒斃了，他瘦得祇剩幾根骨頭了，啊，我認得他就是我

從前在金銀島上放到這裏來的奴隸們之一，原來想救他，倒反害了他了。而且還有許多也已經瘦得快要死去了呢。我很悲哀，我憤怒了，我想起太陽先生，我想起黃金海，啊，黃金海為什麼要這樣不息地狂叫着呢？黃金海的祕密，就在這裏吧！我禁不住吼起來：

「嗚吼罷，海暴發罷，海毀滅了那個築在地獄上的天堂！毀滅了他！」我的吼聲震動了整個勞工區，勞工區似乎震撼了一下。

勞工總長嚇了一跳，但是他不懂我叫的什麼，祇是喃喃地說：

「走吧，千歲，這些賤東西的地方真討厭的。」

「不許說話，知道麼在我的面前，你是像他們在你面前一樣的！」我憤憤的叫起來臉上戴着盛怒的面具。

「是千歲！」勞工總長低着頭，輕輕地說，我看見他的身體在發抖。

我要立刻回到國王爸爸那裏去，請求國王爸爸給勞工區一些改革；

「回去罷！」我說。

「是千歲！」於是，我們就回到王宮別屋來了。
飛機整備好了，我就要回到國王爸爸那裏去。

六月二十三日　乎——

乎——飛機在金銀島的飛機場上停了下來。

在黃金海的海灘上，我又看見太陽先生，太陽先生很高興的說：「你回來了麼，小勃勞工區很好玩吧？」

「啊，太陽先生，勞工區是一個活地獄啊，但是為什麼要有這樣的一個勞工區呢？」

「這，你去問你的國王爸爸吧，你還真是一個孩子啊，你以為世界都像野野山那麼美麗的麼？你以為金銀島真是天堂麼？這個天堂是築在地獄上面的啊！孩子！」太陽先生說：

「謝謝你，太陽先生！現在，我都明白了。」

「你都明白了麼？海的祕密也明白了麼？」

「是的，我明白了。我明白海為什麼這樣不停地怒號，我明白海是要暴發的，我明白築在地獄上的天堂將要崩潰了。」

「好，那麼，那麼你回到國王爸爸那裏去吧，你還有事情要和國王爸爸商量，是麼？國王爸爸正在等着你呢！」

「那麼，再會，親愛的太陽先生！」

「再會，勇敢的孩子！記着，你不要忘記我，也不要忘記海！」太陽先生說。

「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堅決地回答。

於是，我坐了飛車回到國王爸爸的水晶宮來。我回來的時候，國王爸爸正在哭，許多大臣們也都賠着哭，妖媚的狐狸姑娘們也哭，裸體的大理石像也哭，祇是不見了狐狸小姐。我知道，她一定找我去了。國王爸爸看見我回來，就笑起來，於是大臣們也笑，大理石像也笑，一切都笑。



。說生先陽太「。海記忘要不也，我記忘要不你！着記……」

笑着，笑着，大家就跳起舞來，水晶宮裏又是盛大的跳舞。

國王爸爸就把我御……唔，不高興常常說「御」了，怪討厭的。國王爸爸就把我抱起來，用大嘴吻着我說：

「你回來了，猪真高興喲！你到了勞工區，是麼狐狸小姐找你去啦。那個齷齪的地方，有什麼好玩呢？以後不要再去了罷，你是世界上頂高貴的王子啊！」

不知怎的，我看見國王爸爸討厭起來了。在王宮裏就覺得非常沉悶。我的眼前祇幌耀着勞工區裏可憐的奴隸們的影子。

六月二十四日 我不說我不說

說：

今天，我故意裝得更悲哀，實在我心裏真是很悲哀的。國王爸爸看見我這樣悲哀，就

「你為什麼總是這樣不快活呢？王子告訴我罷，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比看見你悲

哀更使我傷心的了。你說，什麼事情使你這樣不快活？

以前，我總是不回答，以後我才說：

「是的，有一椿事情使我很悲哀的。但是，你是不是最愛我的呢？」

「自然啦，我是最愛你的。世界上還有什麼比你更使我深愛的呢？」

「那末，你能夠允許我一個小小的要求麼？」

「你所願意的事情，有什麼不能允許的呢？快說罷。」國王爸爸很高興，但是很着急。

「唉，我還是不說罷，你一定不答應我的。」我故意這樣說。

「快說罷，孩子，真急死我了。」

「我不說，我不說。」我說。

「快說！祇要你說出來，什麼都可以答應。」

「真的麼？國王爸爸不能夠失信！」

「自然，猪是從來不失信的，猪是世界上頂有威權的國王，什麼事情辦不到呢？」

「好，那麼我說了，祇是國王爸爸不要失信！」

「說罷，說罷，猪決不失信，決不失信！」國王爸爸幾乎急得跳起來了。

「那末，請你把勞工區的奴隸們釋放了，讓他們自由生活。」

「啊，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呢？多危險的思想喲！你入了迷了，你入了迷了！如果讓他們自由的生活，我們怎樣生活呢？金銀島的居民怎樣生活呢？」國王爸爸聽了我的話，很是驚駭。

「啊，我不管，國王爸爸失信了！國王爸爸失信了！」

「收回你的要求罷，好孩子，不要再說這話了，別的無論什麼都可以，祇是收回這個要求罷！你說你要幾萬萬兩金子，也可以，你要世界上頂貴重的寶貝也可以，而且，以後猪還要把豬頭山整個王國都交給你呢，祇是你收回這個要求罷，釋放了奴隸們，我們便不能生活了。」

「我們非靠他們就不可以生活麼？」我問。

「是的，沒有他們，我們就不能生活了。」

「那末爲什麼我們過着這樣生活，他們都過着那樣的生活呢？」

「因爲他們是奴隸喎！而且，不是我們把他們收到勞工區來，他們便格外不能活了。好吧！不要再說了，總之，他們是奴隸，他們不能和我們一樣地生活的。收回這個要求，別的什麼都可以。」

「好，國王爸爸失信了，以後，我不再相信國王爸爸了。」於是，我哭了起來。

國王爸爸看見我哭，很傷心，但是，國王爸爸不能使我不哭，也就不能使自己不傷心。

六月二十七日 我常常這樣想

國王爸爸不能使我不哭，也就不使自己不傷心。於是：我總是哭，國王爸爸總是傷心。

看樣子，國王爸爸是沒有方法解決這個問題了。

狐狸小姐回來了，也很悲哀，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唉，我真悲哀喲，勞工區那些奴隸們的可憐的影子，常在我的眼前眩耀，他們悽慘的哭聲常在我的耳邊震盪，要求國王爸爸是沒有辦法的了，要求別人的事情總是沒有用的。我不高興做什麼王子了，索性離開這裏罷，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得自己來做。

「逃開這裏罷！」幾日來，我常常這樣想。

六月三十日 大家都做工

這幾天，國王爸爸對我的態度似乎是兩樣了，同時，國王爸爸也就更悲哀了。但是，國王爸爸允許了我的要求，不是很好麼？我想，大家都做工，大家同時都可以享樂，這不更好麼？大家都沒有悲哀，我沒有悲哀，國王爸爸不是更快樂麼？但是，國王爸爸總不能允許；唔。國王爸爸是不會允許的。「還是離開這裏罷！」我想着，於是，我決計逃走了。

七月一日 跪下去畜生們

我被嚴厲地監視着。國王爸爸幾乎不睡覺，但是國王爸爸是頂要睡覺的。今天起來，國王爸爸還睡着。狐狸小姐也因為幾天的勞頓，正睡得熟，大家都還睡着，我就偷偷地戴着王子的面具逃出了水晶宮，我想，沒有誰知道我逃出水晶宮的，我就大膽地趁了太子號飛車到了金銀島，於是，我把王子的面具放到背上的袋袋裏去，我茫然地躡躅在金銀島的豔媚街上，金銀島的居氏都傲然地騎着馬牛駱駝白象們，紛粉地從我的旁邊走過去，他們總是這樣威嚴地快活地活動着，他們手裏的鞭子，總是兇狠地叫着：

『唬唬！快走！唬唬！我要打人！』

紅的綠的光波在他們的身上流動着。牛馬……開足了馬力跑，一顆顆珠子樣的汗粒，就從牛馬……的身上跌下來。

勞工區可憐的奴隸們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炫耀起來，他們悽慘的哭聲又在我耳

邊震盪起來，我悲哀，我憤怒，我狂暴地叫了起來：

「吼罷海！暴發罷海！毀滅了這築在地獄上的天堂！」

金銀島忙碌着的人們聽見了我的聲音，都兇狠地奔向我這邊來，似乎要捉我。我連忙戴上了王子的面具，大聲說：

「跪下來，畜生們！」

他們看見了王子的面具，都在我的面前跪了下去，但是他們不是恭敬，而是驚奇！我說：

「解放了你們的奴隸，從此以後，不準再役使他們，給他們像你們一樣的生活！」

這時候，似乎有人在背後拍我，我回過頭，看見是狐狸小姐，狐狸小姐裝得更高貴了，長長的錦袍，頭上戴着金冠，狐狸小姐歪着嘴獰笑了一下，狐狸小姐說：

「啊！高貴的王子，做得好！你是不是預備造反呢？」

我第一次看見狐狸小姐有一副這樣奸滑的臉孔，我憤怒地說：

「跪下來奸滑的狐狸！」

「說得是，王子！你是世界上頂高貴的王子！但是；你也叫你的母親跪在你的面前麼？嘻嘻！魯昧的孩子！」

猛的，跪在我面前的傢伙都站了起來，發出一種陰厲的叫喊，我知道自己王子的面具已經失了效力了。

「嗚嗚！」狐狸小姐叫了兩下，就從人堆裏擁上一隊猖惡的衛隊，我就被捉起來了。

七月五日 海是要造反的

我已經被監禁了。

當我被狐狸小姐捉到國王爸爸的面前時，國王爸爸再不像從前那樣和藹了，真像對待犯人一樣地對待我。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可怕的臉孔。

監獄裏，是陰暗的，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監獄的門口，站着兩個武裝的獄卒，原來就

是從前在銷魂仙窟門口的花|花和烏|烏，現在也變得那樣兇狠的了，他們張着嘴巴，露出兩根長長的鋒利的牙齒，兇狠地監視着我，好像要吃人似的。

我就這樣完結我的一生麼？勞工區那種慘悽的情景，却使我很難受，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過完他們的日子的。

監獄的牆壁高高地，全是黑色的，好像是鐵一類的東西造成，又冷又硬，一點空隙的縫也沒有，我想起從前在蘇格格先生那裏被那班老東西關在黑暗的羊棚裏，還可以從那些腐爛的隙縫裏看出去，看得見美麗的野|野山，看得見可愛的太陽先生，現在我是什麼也看不見，連逃也逃不脫了。

「烏|烏先生，可不可以讓我到外面去走一走呢？立刻就回來，用我的人格擔保。」有一次，我這樣要求烏|烏。

「人格嗎？犯人也有人格麼？不要夢想了罷，現在你不是王子了。」烏|烏很驕傲地說。
唔，是的，現在我不是王子了，我是犯人，犯人就沒有人格麼？但是我犯了什麼罪啊，啊，

造反，是的，造反，狐狸小姐不是說我要造反麼？就算是我要造反罷，但是，關得住我，能夠關得住海麼？海是要造反的。

啊，現在我祇有靜靜地等待着，等待着海來毀滅這築在地獄上的天堂了。

六月十一日 我討厭她

陰暗的監獄，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老是照着陰暗的光，花|花|和烏|烏|張着牙齒兇兇地看伺着我；就這樣我每天過着同樣的生活。

今天，忽然狐狸小姐裝扮得頂漂亮的，一娘一娜的走過來，開了監獄的門。狐狸小姐常常是那樣美麗的，使人一看見她，就覺得她是一個挺漂亮的仙女，絕對不是那樣奸滑的，但是我討厭她。狐狸小姐扭一扭身體說：

「好啊，小勃勃！」

「謝謝你，狐狸小姐，真是好極了。」我說。

「你說謊話，小勃勃這樣的生活是頂不好過的喲！小勃勃，你會是世界上頂高貴頂幸福的王子，而且，以後還是，祇要能夠懺悔。」狐狸用很憐惜的聲音說，她希望我會懺悔，會要求她救我。我却說：

「懺悔？懺悔什麼呢？我沒有犯罪喲！」

「不要這樣說罷，親愛的小勃勃，國王爲了你，整天地悲哀着，她希望你會好好地長大起來，預備把整個王國都交給你呢！一個國王是多麼光榮的喲！」狐狸小姐倒反自己可憐起來，想用國王的光榮來引誘我。

「他爲了我這樣悲傷麼？他爲什麼不爲成千成萬的奴隸們悲傷呢？他爲什麼不把王國還給那些奴隸們呢？哈哈，等着吧，幸福的王國不久是要毀滅的啊！」我說着，大聲笑起來。

狐狸小姐很懊喪地搖一搖頭，說道：

「那末，你仍舊固執着你的意見麼？」

「是的，我就是這樣的意見。」我說。

「再會罷！」於是狐狸小姐感傷地回去了。

國王還是爲我這樣悲傷麼？他希望我做他的繼任者麼？他的繼任者不是我，而是成千成萬被壓迫的奴隸啊！

七月十二日 不然的話

今天狐狸小姐又來了，她告訴我，國王要釋放我，而且我仍舊是他的兒子，祇要我會懺悔，不然的話，明天就要把我放到勞工區做奴隸去。

到勞工區做奴隸麼？好罷，索性到那裏去讓他們去壓榨，我總可以時常與奴隸們同在，雖然身體暫時受一點痛苦，總比不死不活的在監獄裏好得多。而且，在那裏總可以做一點事情，於是我就堅決的回答道：

「無論什麼地方我都願意去，祇是不願意再做豬的兒子了。」

狐狸小姐聽見我直然叫着國王的名字，氣得跳了起來，把身子一扭，就出去了。大概，明天我就要被放逐到勞工區去了。

七月二十九日 快活着，孩子！

十三那天，我被放逐到勞工區來了。勞工區一共分做一萬多小區，我這裏是五千五百七十八區。趁了六天飛機，到這裏也已經八九天了。

啊，每天這樣地被壓榨；真是難受啊，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更難受的呢？但是，奴隸們已經這樣地過着許多年代了。他們的父親如此，他們的兒子還將如此，這樣地獄的生活，還要忍受到什麼時候呢？他們都瘦得變成骨架子了，再過幾時，我不也是這樣變成骨架，這樣地死去麼？

——毀滅呢？

地獄，地獄！怒吼着的黃金海！什麼時候纔會暴發，築在地獄上的天堂什麼時候纔會

啊，我應該忍耐，我應該興奮地活着，那一天，當我被解到這裏來，坐在飛機上的時候，太陽先生從金銀島上瀰漫着天空的煙霧裏出現了。太陽先生看見我苦惱的樣子就說：

「快活着，孩子，開開心罷，用你堅強不屈的精神絕不呻吟地，忍受着精神和肉體上的苦痛，黃金海不久就要暴發的，築在地獄上的天堂不久就要毀滅了，祇要你能夠努力，時間還會縮短呢！快活着，我的勇敢的孩子，碰到愈多的痛苦，你的事業纔會愈快的成功！記着我說的話。」

是的，我要快活着，我要用堅強不屈的精神絕不呻吟地，忍受着一切精神和肉體的苦痛。

我們的生命液合成的黃金海是要暴發的！

築在地獄上的天堂是要毀滅的。

祇要我能夠努力，時間還會縮短呢！我要努力！我記着太陽先生的話，我記着怒吼的

海。

八月六日 啊，奴隸們啊！

我們白天到壓榨場去受壓榨機的壓榨，夜裏就睡在壓榨場附近的奴隸寢屋裏。
奴隸寢屋，全是矮而黑，髒得比蘇格格先生的羊棚還不如，壓榨場裏的屎黃糞黃的一家奴隸寢屋的外面流過去，就像一條一條的小溪流，每夜都聽得到這陰溝在汨汨地鳴叫，這鳴叫彷彿是奴隸們的哭聲。這樣的奴隸寢屋，毗連着，毗連着，從豬尾巴直通著頭顱。分做一萬多個小區，我就住在五千五百七十八區奴奴路三百三十五號裏。

前幾個晚上，我聽着深溝裏汨汨的鳴叫，就睡不着，整夜的哀哭着；現在，我不再哭泣了，我知道那些哭聲到了黃金海，就會變成怒吼的，黃金海吼得更厲害的時候，黃金海就要暴發的。我爲什麼哭泣呢？哭泣不會使壓榨機不壓榨，不會使這些哭聲停止。我爲什麼哭泣呢？哭泣是弱者做的，哭泣是傻子。有時不免要悲傷，要憤怒，但是，我不再哭泣了。

今晚上，我仍是睡不着，正在想着黃金海的吼聲怎樣狂暴起來，怎樣毀滅那個築在地獄上的天堂，奴隸們怎樣殺進水晶宮去，殺了大肚皮國王，重新創造我們全體的天堂，忽然，隔壁傳來一種悽慘的哭聲，我全身的毛髮都聳立起來了，我聽見象伯伯在安慰着正在哭泣的孩子：

「不要哭，孩子，明晚上，爺帶你到囉囉俱樂部去，那裏，那裏有音樂，有跳舞，還有各種要子，爺買個地陀螺給你，地陀螺真好玩喲，他會跳舞，也會奏樂，他會使你忘記了那個討厭的聽音的。停住，孩子！聽爺說，不要哭！」

於是，孩子就不哭了。

從壁縫看出去，我看見象伯伯在孩子的面前，扇着他那雙粗大的耳朵，跳起舞來，手裏拿着一根破碎的木板，擊出一種聲音，用他粗笨的腳，踏着木板的節奏，可憐的跳躍着；我看見象伯伯的眼裏是含着眼淚的。但是孩子却笑起來了，象伯伯也含着眼淚笑起來。於是，象伯伯吻了吻孩子的鼻子，孩子就睡着了，象伯伯也睡着了。



攝着他那雙粗耳朵跳起來

「啊！奴隸們啊！」

我用祈禱似的聲音低低地哼出了這句話，眼淚便禁不住流下來了，我想像象伯伯這樣的事情，同時在我們勞工區裏發生的，不知道有多少啊。

八月八日 希望之光

今天，我從壓榨場裏回來，吃了點東西，就到隔壁去看象伯伯。

象伯伯正在和他的孩子說笑話，看見我進去，就很高興的站起來說：

「晚安！小勃勃！」

「晚安，象伯伯！」我說，「你還不會睡麼？明天要早起啊！」

「是的，但是非等孩子睡了，我是不能睡的。」

「唔，象哥兒不是時常哭泣麼？」

「是啦，就是這樣，我每天晚上總不能早睡。」

「爲什麼這樣哭呢？很悲傷喲！」

「這事情麼唉——」象伯伯嘆了一口長長的氣，接着說：「孩子的母親生了孩子之後，就病了，病就病得很厲害，病還沒有好，又被迫到壓榨場去受壓榨，不久就死了。孩子就由他的爸爸來撫育，白天到壓榨場去受壓榨，夜裏就須撫育孩子，孩子一向就歡喜哭，哭起來就不肯停止，他的爸爸因為太辛苦了，有一次遲了一點到壓榨場去，被管理工場的狗子兇兇的抽打了一頓，他就和管理工場的狗子鬧了起來，結果就被送給野狼吃掉了！唉，我們白象的後裔總是這樣溫訓的，真奇怪，現在倒常常有年青的奴隸們和那班狗子爭鬧，但是到底都是自己死，年青的真不知道厲害啊！唉！於是這孩子祇得由我來撫育，仍是每夜每夜的哭泣。他說那陰溝裏發出來的聲音都是他爸爸和媽媽的哭聲，他便常常要我找尋他的爸爸和媽媽唉——這孩子才真可憐啊，但是，我們奴隸的後裔有什麼話說呢？」象伯伯說着，就流下淚來。

「不要悲傷吧，象伯伯，這樣的生活是不久了，黃金海將要暴發了，築在地獄上的天

堂就要毀滅了。在猪頭山上，我們要另創造一個新的我們自己的天堂。那時候，奴隸們都幸福了。」

「你說什麼，小勃勃，你的意思是？」象伯伯很驚奇的問。

「我就是說，我們要毀滅這個王國，把一切讓我們自己來管。」

「啊，啊，說不得，小勃勃，這是多危險的想頭啊，要是給那些狗子知道，我們的生命便都危險了。這樣的生活，我們已經忍受了許多許多年代了，沒有一個敢說這樣的話，當心小勃勃當心，小勃勃！」

象伯伯用低低的聲音說着，很小心地走到門旁，向外面張望了一下，知道沒有人了，纔慢慢地走回來，接着說：「這是不可能的啊，小勃勃！我們的祖先就是奴隸呢！」

「我們的祖先是奴隸，我們就應該永遠是奴隸麼？我們為什麼不能用自己的血給自己製造幸福呢？」

「因為我們要吃他們的東西啊！」

「給我們罷了。」

「唔，話是對的，但是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這個，我們慢慢地來罷，象伯伯祇要我們全體都能同心同意，不顧一切地做，不怕事情不成功！」我堅決地說。

「但是，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象伯伯似乎有點興奮起來了。

「容易原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們可以慢慢地來幹的，現在已經不是從前了，這個責任由我來負擔罷，等全體都有了決心的時候，我們的事情便成功了。」

「好，小勃勃，那末，你必須當心，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

「是，象伯伯，現在已經不早了，我們睡覺罷，明早再見。」

「好，明早見。」象伯伯高興得流出眼淚來，用大鼻子摸摸我的身體說。

從象伯伯家裏出來，外面是漆黑的，血腥的氣味漫瀰着夜的勞工區，每條陰溝裏汨

汨地鳴叫得更響了。希望之光使我歡喜。

八月九日 象伯伯

象伯伯是一個溫和可親的老頭子，對於勞工區自然是極憤恨的，但是他從來不曾對別的奴隸們說起他的憤恨過，他總是很忠心的保守着勞工區的規則，早上壓榨場第一聲笛子叫起來的時候，就把自己送進壓榨場去受壓榨，晚上壓榨場的笛叫起來的時候，纔出來，他忍受着一切苦痛，他絕不埋怨，但是，他是希望着有一個好心的國王出來，賜給他們以較好的幸福。後來，他知道自己錯了，忍耐是沒有用的，國王絕對不會有幸福賜給奴隸們。但是他仍不敢把這意思說出來，他祇怕這麼一說，就會有一種莫大的危險落到他的身上，並且落到整個勞工區的奴隸們的身上。

他忍耐着，他的夫人被勞工區的壓榨機吃掉了，忍耐着，他的媳婦被壓榨機吃掉了，忍耐着，他的兒子也被壓榨機吃掉了。現在，祇剩了他和他的孫子，

白天，把自己送進壓榨場去受壓榨，夜裏就回來撫育孫子，預備着讓這孫子繼續給壓榨機去壓榨。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活着，但是他仍希望自己活下去，並且設法使他孫子也同樣地活下去。

我把我的意思告訴他之後，雖然他也覺得高興，但是，他們都擔心地怕危險會降落到勞工區來。

今天晚上，我們談得很久，他總是勸我要當心。是的，對於一切我要特別當心纔好。

八月十三日 好朋友

我已經認識許多年青的奴隸了。

馬得得，小黃牛，大駝，小駝，還有熊哥兒，他們也常到象伯伯家裏玩，他們差不多都成爲我的好朋友了。我們常常談起勞工區的情形，他們都很同情我的意見。我們決計要把我們的主張在最短時間裏傳到整個的勞工區去。

他們告訴我，我們最好的工作地點是囉囉俱樂部，這是奴隸們的集中地，他們白天受了壓榨，晚上就到那裏去喝酒，借此來麻醉日間的苦痛。他們時常喝得爛醉的，醉了之後，就忘了一切地狂叫，有時哀哭，有時爭鬭，總之，那裏會集着勞工區裏狂暴的年青的伙伴。

這真使我高興，他們說，近日就和我到囉囉俱樂部去，在那裏，我將認識更多怒吼着的奴隸了。

八月十六日囉囉俱樂部

今天晚上，馬得得他們陪我到了囉囉俱樂部。從我的家到囉囉俱樂部，必須走完長的奴奴路，再從服從街轉灣，便可以看見在金沙河岸有一座高大的房子，門口來往着興奮的奴隸，門楣上掛着一盞電燈——在勞工區裏電燈是很少的，除了勞工區每個區長署有電燈以外，便祇有這個囉囉俱樂部了。電光遠遠的射在金沙河上，金沙河便映出

一條蛇動的光波，同時在激動地嘩叫着，難聞的血腥的氣味，隨着這響聲送到鼻腔裏來；電燈上面釘着一塊大木牌，寫着：

勞工區囉囉俱樂部第五千五百七十八號

「勞工區裏有許多囉囉俱樂部麼？」我問。

「是的，每一個分區就有一個囉囉俱樂部。我們這裏是五千五百七十八區，所以這就是五千五百七十八號囉囉俱樂部。」馬得得說。

「這倒好的，他們居然爲我們設了這許多俱樂部麼？」

「唔，你當心，不要上他們的當，這裏面有許多狗。」小黃牛貼在我的耳邊用很輕的聲音說。

「狗常來偵探我們的行動的。所以俱樂部常常有奴隸被狗捉去給壓榨機吃掉……」馬得得還沒有說完，忽然停止了話，輕輕的把我擠一擠，我抬頭一看，一個狗子正醉昏昏地從裏面出來。

真奇怪，我認得這是烏烏，烏烏怎麼又到這裏來了？

於是，我們走進了囉囉俱樂部。

囉囉俱樂部真是頂熱鬧的，一間很大的大廳，奴隸們喝醉了酒，狂叫着，亂舞着；鴨姑娘們穿着像金銀島那樣的衣服，伴着奴隸們玩，據說都是在金銀島上犯了罪放逐到這裏來的。

這時候，有一位肥胖的熊太太走到我們的旁邊來，笑着說：

「啊，阿馬，幾天不來了，辛苦啦，快來喝杯酒罷！這位新客人是誰呢？」

於是馬得得便替我們介紹：

「這是我們的新朋友小勃勃，一個能幹的青年。」阿馬指着我向熊太太說了，又指著熊太太向我說：「這位是我們囉囉俱樂部部長熊夫人，一位可親的老太太。從此你們做個好朋友罷！」我們互相點了頭，熊夫人說：

「那麼，喝酒罷，新友人阿牛，你也好幾天沒有來了，請坐請坐！」

親的老太。

我們出來的時候，熊夫人送我們到門口，並且親熱地說：

「再到這裏來玩，親愛的朋友，常常來罷。再見了。」

「再見了！」我們都說。我們就走出了囉囉俱樂部。走過金沙江邊，金沙江在鳴叫着，黑暗籠罩着他。

「聽啞！金沙江在鳴叫着啊！」我說。

「是的，金沙江一向就這樣鳴叫着，但是現在是更厲害了。」阿馬說。

「唔，更厲害了，不久他要變成怒吼，像黃金海一樣的怒吼，等黃金海暴發時，我們的事情便可以成功了。」我很興奮。阿牛他們也很興奮。我從沒有像今晚上這樣開心過。

八月十八日 再來一個罷。

情。

我們進了囉囉俱樂部，熊夫人就很親熱地招待我們在靠右邊的一個位置上坐了。囉囉俱樂部裏仍舊充滿了奴隸們狂暴的叫喊和醉後的亂舞，他們在發揮着日間的苦痛。忽然，在最裏面的一角上，響起一種癲狂的喊聲：

「殺罷，奴隸們，殺了那些魔鬼，殺了我們自己，毀滅了這個世界罷！我們為什麼要活着呢？我們已經活夠了喲，活夠了喲！」

接着是奴隸們的狂笑：

哈哈！——哈——哈——

「再來一個！老山羊再來喲，再來喲，老勃郎可憐的老勃郎萬歲！」奴隸們這樣叫着。

聽見「老勃郎」這個名字，很奇怪，老勃郎是我的伯伯，他也是從蘇格格先生那裏

晚上，我又約了阿牛阿馬一道到囉囉俱樂部去。在那裏，我發現了一樁意外的事。

逃出來的，不過他比我早，為什麼他也在這裏呢？於是我就走向那些爛醉的奴隸們那裏去，阿馬他們也跟着我。

在那許多狂叫着的奴隸中，一個可憐的老山羊在狂舞着，用力擊着自己的頭，擊着台子，他正是我的伯伯，但是現在已經瘦得剩幾根骨頭了，他白色的鬍子已變成焦黃的了，而且已經脫落了一半，他一雙英武的角，也已擊斷了一隻；現在他已經瘋狂了；已經不認識我了。他祇是叫喊着，狂笑着：

哈哈！魔鬼你死了麼？

哈哈！吃人的魔鬼已經死掉了。

喲！吃人的魔鬼我要殺你殺你！

我受夠了！我受夠了！

哈——吃人的魔鬼已經死掉了，死掉了！

哈——

於是，他在地上打起滾來，接着又是奴隸們的狂笑！但是他們的笑聲，在我聽來却都是極悲傷的啼哭。我忍不住了，我就流着眼淚叫起來：

「停止了你們的狂叫罷，奴隸們快樂的時候，就要來了。我們的苦痛已經受夠了，黃金海就要暴發了，築在地獄上的天堂就要毀滅了。勞工區的奴隸們是我們的時候了，集合起來，創造我們自己的天堂！」

囉囉俱樂部裏立刻變成幾乎使人發冷的靜默，奴隸們都張着嘴巴，呆呆地望着我。我的話停了一停，俱樂部就像雷霆一樣的轟動着狂暴的叫喊，我接着叫道：

「鎮靜一點，親愛的朋友們，如果你們不願意再受豬羣們的壓榨，那末，好好地準備起來罷！創造我們自己的幸福！當金沙江瑪瑙河的鳴叫變成怒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我們的行動，衝進金銀島去，奪回我們自己的一切，準備起來，朋友們，奴隸的生活已經不久了。」

隨着，奴隸也就狂叫起來：

我們不願意再受豬羅們的壓榨了！

創造我們自己的幸福！

準備起來，準備起來！

奴隸們完全變成野獸了。他們叫喊着，把我圍擁起來，高高地擎在他們的中間，大廳裏奏起粗率的音樂，他們就擁着我跳起舞來，嘴裏哼着簡單而粗野的歌，囉囉俱樂部裏燃燒着狂熱的火燄，奴隸們開始怒吼了。

可憐的老山羊老勃郎伯伯，却被遺棄在那個角落裏，沒有誰理睬他，獨自在瘋狂地叫喊，瘋狂地痛笑。

「吼罷，求自由的奴隸！自由是要實現的啊！」我狂暴地叫喊着，流着感動的淚。

熊夫人對我更親熱了，阿牛阿馬他們也都很興奮，談了些話之後，我知道熊夫人非單是個溫和可親的老太，而且是奴隸們有力的中心。

最後，熊夫人說，今晚上的事情，使她很高興，但是，她叮囑我以後做事更要留情。

九月一日 半個多月

我覺得很歡喜，事情是這樣順利的。在這短短的時間裏，我們的事情已經進行得很好。

半個多月以來，我白天把自己送到壓榨場去受壓榨，保守勞工區的規則，絕不犯罪，夜裏就和阿馬他們到囉囉俱樂部去盡量和奴隸們接近。在這裏我交好了更多有力的夥伴了。有時，就和他們會聚在熊夫人的一个地下室裏。據說這地下室是預備起來祕密殺狗子的，阿馬就殺過好幾個狗子。我們就常常在這地下室裏談論着進行的計劃，大概在不久以後，我們就要分頭到各區活動去。夜裏常常弄得很遲纔得睡覺，天一亮就得把自己送到壓榨場去受壓榨，這我並不覺得苦痛，倒反是頂高興的。

在這裏，我雖然老看不見太陽先生，這裏雖然全是黑暗的一片，但是在黑暗的夢裏，我却時常可以看見太陽先生向我和藹的微笑，聽見太陽先生對我說：

「快活着吧，小勃勃，用你堅強不屈的精神，忍受着一切精神和物質上的痛苦罷，事業的成功，會給你更大的幸福的！」

是的，我要快活着，永遠這樣快活着。

九月八日 把這事情告訴象伯伯

事情是出乎意料的順利，原來勞工區早已是一個大火藥庫，我們的火線已經裝進整個整個勞工區裏去了，祇要把火線燃上，勞工區就可暴發起來。我把這事情告訴象伯伯，可憐的老頭子歡喜得流着眼淚，用他粗笨的鼻子摸着我的全身，用嘴巴親我，他喃喃地說：

「祝你成功吧，孩子；唔，唔，但是……你……你必須當心，怕會有不幸的災禍降落到我們勞工區裏來的啊！……啊，孩——子，孩——子……祝可憐的奴隸們幸福罷，上帝保佑你。」

九月九日 三個武裝的狗子

前天晚上，在囉囉俱樂部裏，我們打死了三個武裝的狗子，這事情使區長署裏很驚奇，但是他們祇知道有三個武裝的狗子失蹤了，却不知道詳細的情形，現在他們正在嚴密地偵查着。

原因是這樣的。

可憐的老勃郎伯伯，仍舊像從前一樣地喝醉了酒，瘋狂地叫喊着；可是奴隸却不再因老勃郎伯伯發笑，他們却叫着：

「可憐的老勃郎不要再傷心了，奴隸的生活不久就要完了，衝進金銀島去，衝進水晶宮去，殺了猪羅國王和那些狗子，創造我們自己的幸福！」囉囉俱樂部雷震一樣轟動起來，老勃郎也正這樣喊叫着：

「……殺了猪羅國王和那些狗子……」

這時忽然從外面跑進三個武裝的狗子，看見老勃郎伯伯正在叫喊着就預備衝過去捉他。腰間的手鎗却不會拿出來，原來他們捕捉任何奴隸，很少用到手鎗，奴隸的後裔是訓服慣了的，但是現在的奴隸却不同了，他們看見了這種情形，都很憤怒，我就叫起來：「打死狗子！」於是轟的一聲都喊着打死狗子，於是狗子便被打死了。我們拿了他的手鎗，把他們埋在地下室裏。我們仍舊照常的喝酒，照常的跳舞，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似的。區長派狗子大隊在各處偵察了兩天，還是得不到一點消息。他們有什麼辦法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加緊壓榨我們。

九月十一日 咪咪姑娘

今晚，在囉囉俱樂部，我又有了位新的朋友了，是一位體面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做咪咪。咪咪姑娘真漂亮喲，在勞工區裏居然也有這樣漂亮的姑娘。就是在水晶宮裏也不很多見呢！她似乎有點像狐狸小姐，但是我覺得她比狐狸小姐還可愛，又年青，又活潑。

她穿着素淨的工服，但是身材苗條得不像勞工區的奴隸，我真奇怪，她怎樣能夠支持這樣重量的壓榨。

後來，她告訴我她也像我一樣不願過着平淡而不自由的生活，她夢想着自由的天堂，從家裏逃出來，誰知經過矮木林的時候，就被攜到這裏受壓榨，比在自己家裏更苦到幾千百倍。她說自由的天堂是夢想不到的，她很苦悶。我就告訴她，自由要我們自己創造的。她說她很佩服我，她願意和我做個朋友。

於是，我和咪咪姑娘便做了好朋友了。

九月十四日 以後要更努力啊

從今天起，咪咪姑娘正式加入我們的祕密團體。咪咪姑娘真是了不起喲，前兩天，咪咪姑娘就說要組織什麼團體，我就想介紹她進來，熊夫人她們却很反對，現在他們也都熱烈的歡迎她了。我帶咪咪姑娘走進我們的地下室，她似乎很驚奇，咪咪姑娘說：

「你們真了不起喲！原來有這樣一個好地方，以後要更加努力啊！」

我們歡迎了咪咪姑娘，並且為我們全體奴隸們祝福了，於是決定我們怎樣分頭到各區裏去活動，準備在十二月一日全體向金銀島總動員……決定了之後，我們就很高興的散開了。

最後，咪咪姑娘還說：

「為奴隸們祝福罷，新的天國將實現啦！」

九月十五日 不幸的事情

什麼一回事喲，不幸的災禍終於降到我們的身上來了。

晚上，我和馬得得小黃牛到囉囉俱樂部去，一路上心裏祇想着咪咪姑娘，但是從服從街轉灣的時候，却看不見遠處囉囉俱樂部門口的燈光，但是金沙江却鳴叫得更厲害了，我們知道有了什麼不幸的事情，加速了脚步走到囉囉俱樂部的門口，門緊緊地關閉

着，夜很黑暗，風沿着金沙江吹刮着。忽然，我覺得什麼地方有一種輕微的聲音在響動着，小心地向四周察看了一下，在離開我們一丈多遠的地方有幾條黑影子向我們這邊移動過來。我輕輕地叫他們不要作聲，伏下去，爬過囉囉俱樂部門前的一塊石墩後去。黑影子慢慢地移動過來，移動過來，已來到我們的近旁了，但是他們還沒有注意到我們。我認得是花花烏烏和其他幾個狗子，還有一個似乎是狐狸小姐，我很奇怪狐狸小姐什麼時候來到這裏了。我們靜靜地伏着，幾乎停止了呼吸。

他們小心地在各處偵查着花花和另外一個狗子，走到我們石墩的前面了，他們手裏都拿着手鎗。我拉了阿馬，輕輕地爬到花花他們的後面，他倆正想回頭，我們用力地在他倆的頭上擊了一下，他們便昏倒了。我們奪了他們的手鎗，朝着那幾個傢伙開放，我看見一個黑影子倒了下去，其餘的都逃跑了。我們再放了幾鎗，等到看不見他們了，大家纔放了一口氣，小心地托着手鎗，沿金沙江走到大駝小駝家裏，我們知道不能到自己家裏去，就暫時躲在這裏。

事情是不可收拾了，明天我們自然不能上壓榨場去，但是現在又不能立刻發動，決計從此開始祕密活動。但是，這事情是很困難的，希望我們都有力量支持。

九月十六日 戒嚴

據說，昨夜的事情發生以後，勞工區長和一位小姐——當然是狐狸小姐帶領着許多武裝的狗子，到我們家裏搜查了一番，找不到我們，所以今天就舉行特別的戒嚴，尤其是各個區口，戒備得格外厲害，爲的是怕我們逃走了。

我們是沒有被捉到，不幸的奴隸們，今天特別加重壓榨，被壓榨機吃掉的也格外多，大駝小駝就在今天一天也特別消瘦了許多，但是，大駝小駝却更憤怒了，我想其餘的奴隸們也一定如此，而且各處陰溝也已由低吟變成鳴叫了，這或許可以促成黃金海提早的暴發，我們的事情也就可以提早成功了。

但是，現在戒備得這樣緊，簡直無從走動，而可憐的熊夫人和咪咪姑娘怕是當場被

捕了，真奇怪，風訊怎樣走漏了的呢？

我和馬得得他們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之下，緊急地商議着我們怎樣逃開這裏，分頭到各處去活動，一面叫大駝小駝留在這裏，繼續我們的工作，因為他們很少到囉囉俱樂部去，不會被他們注意，同時，這裏還有許多朋友也請大駝小駝多關心，在相當時候，祕密到各處去努力。

大駝大駝都很高興的答應了，但是，我們怎樣逃開這裏呢？却是難題啊！

九月十七日 老駱駝的淚

今晚上，我們趁着漆黑的夜，不顧一切地從大駝小駝家裏逃了出去。我們走的方向是這樣決定的：阿馬向東方到豬尾巴去，阿牛向南方到右邊的豬肚皮去，熊哥兒向北方左邊的豬肚皮去，我就向西方猪頭頸進發出來的時候，大駝將死的父親很吃力的從床上坐起來，和我們每個都吻了一下，帶着憤慨的喘息的聲音說：

「勇敢的孩子！我是沒有用啦，我的生命液已經被榨完啦，從我們的祖宗到我們一代一代的被壓榨，不知道壓榨了幾多年代啦。我們的生命全給豬羅們去享樂，我們自己却一代一代的繼續着這樣苦痛的生活。原來，我們，祇希望，希望着這種慘酷的生活，會改善起來，誰知，反而一代不如一代……啊……啊，勇敢的孩子們，我，我不久就要離開這個，這個世界啦，我祇有，祇有祝你們成功！你們的後裔也許會得到，得到你們的恩賜，他們，將將怎樣感謝你們哪！現在，外面的風刮得這樣厲害，天氣就要，寒冷起來啦，你們，會會受不起的，我把我的，絨衣給，給了你們罷。你們穿，穿了我的絨衣，要時常想起……在……在這兒有……有一個老，老駱駝的靈……魂，在，在在……在企望着你們事——業的成功！好——罷，勇敢的——孩——子們，去罷，去罷，勇敢一點，我……我是含……含着慚愧和悲苦的眼淚祝，祝，祝你們成……功！別……了……勇敢的……的，的，的孩——子——們——！」

老駱駝流着眼淚，斷續地一面說，一面把絨衣脫給我們，來不及再和我們每個親吻，

說完了話，就把眼睛緊緊地閉住了，我們也都流着淚親吻他的臉，向他發誓：「我們要忍受着一切艱苦，完成他的希望。」

於是，我們和大駝小駝分別了出來。大家互相祝福了，就各自分頭走開啦。我就帶着從花花那裏奪來的手鎗，向五五七七區進行。路上很沉寂，血腥的氣味瀰漫在夜的黑暗裏，我聽得遠遠的金沙江的浪濤在狂叫着，彷彿太陽先生躲在什麼看不見的地方向我說：

「大膽一點，小勃！用你堅強不屈的精神，絕不呻吟地忍受着一切精神和肉體上的苦痛，黃金海就要暴發了，築在地獄上的天堂就要毀滅了！」

我走着，走着，看見前面有一條黑影子走過來，我連忙躲到牆腳邊去，黑影子走近了，我看大概是警衛隊長，腰間掛着一枝手鎗，很驕傲地從我前面走過去，我托着手鎗輕輕跟上了他，對着他的後腦袋，撲的一鎗，他便倒下去了。於是我穿上他的衣服，掛了他那支手鎗，戴上他的面具，我便變成警衛隊長了。我裝得很神氣，街上每個崗警都向我行禮，我

便順利地通過來了。

九月十八日 勇敢的戰士

我已經到了五五七七區。很早，我就裝作五五七八區的警衛隊長去見這裏的區長。很奇怪的，區長署門口站着花花和烏烏，這裏也有花花和烏烏麼？而且這裏的區長和那裏也是一個樣子。我見了區長，我對區長說：

「我是五五七八區的衛警隊長，昨天有一個叫小勃勃的奴隸和其他幾個奴隸，在五五七八區鬧了大亂子，殺了許多衛警，奉區長命乘夜到貴區來請貴區長，派貴區全體衛警到那裏共同彈壓，如果，這事情擴大起來給國王知道了，我們便都會不得了的。敢請貴區長斟酌施行！」

區長聽了我的話，表示很驚奇，想了一想說：

「好，我就派他們去。」

「那末，我先走了！」我說了，就辭了出來。

果然，這裏全體的衛警都立刻被派到五五七八區去了。

晚上，我到了這裏的囉囉俱樂部。

這裏的囉囉俱樂部却在瑪瑙河的沿岸，部長是一位驢太太，驢太太也像熊夫人一樣的溫和可親。這裏的奴隸們也一樣地喝酒，一樣地狂叫，一樣地亂舞，也有像我可憐的老勃郎一樣地變成瘋狂的老奴隸，這一切也都像五五七八區囉囉俱樂部一樣地使我悲哀，使我哭泣，喝了一點酒，我便發狂地叫起來：

「奴隸們，這樣的生活，你們預備忍受到什麼時候？我們的祖宗已經被壓榨機吃掉了，我們自己也將被壓榨機吃掉，我們願讓我們的子孫更繼續吃掉麼？不能夠喲！我們再生的時期已經到了，準備起來罷，毀滅那個築在地獄上的天堂，用我們自己的生命創造我們自己的幸福！五五七八區的奴隸們已經發動了，他們已經自動地殺掉許多衛警，殺掉衛隊長，時機來的時候，他們還要向金銀島推進，衝進水晶宮去！如果，你們不願意再

忍受這樣的生活，那末準備起來吧。當瑪瑙河的浪濤湧上瑪瑙河岸的時候，便是我們發動的時候了，準備起來，可憐的奴隸們！我們有×萬萬的大眾，不怕他們的武器怎樣厲害，不怕他們的防禦怎樣堅牢，我們有我們×萬萬大眾的肉體，我們有我們×萬萬大眾的赤血，而且當黃金海爆發的時候，他們的武器，他們的防禦，便會完全失了效用的。起來，奴隸們，是我們的時候了，殺掉豬頭山權威的國王，創造我們自己底新的天堂！」

我憤激地叫出了這一段話，奴隸們潮一樣的湧到我的身旁來，轟烈地叫起來：這樣的生活，我們不能夠忍受了，不能夠忍受了！

毀滅了這個王國！

創造我們自己的天堂！

……
……
……
……
……

在他們澈昂和狂熱的眼珠裏，我發現了光明，這時候，囉囉俱樂部部長驢太太奔過

來抱着我哭了起來，她喃喃地說：

「啊，奴隸們的救星！奴隸們的救星！願你的事業成功罷，上帝祝福你！」

「我不是奴隸們的救星，我不過是奴隸中一個戰士，奴隸們的救星是奴隸們自己！要這事業的成功，祇有我們勞工區全體的奴隸們一致起來……」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奴隸們就大聲的叫起來：

「勇敢的戰士！勇敢的戰士！一致起來，我們要一致起來！」在這喊聲裏充滿了熱情。我接着說：「那末，我不能久留在這裏，現在請你們推出幾個代表來，共同商議一個辦法，今晚上我要趁着黑夜離開這裏，到另一區去。」

於是就很快地推定了三個代表，一個自然是驢太太，還一個是蜜蜂哥兒，還有一個，真是想不到，這是老勃郎伯伯，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到了這裏了，而且他不再瘋狂，祇是沉默，不說話，英銳的眼光好像要穿透每個人的心。

我們一道到了驢太太的房裏，決定由驢太太在這裏主持一切，蜜蜂哥兒雖然會說

話，却不能行遠，就在本區活動，老勃郎伯伯因為地方走得多了，就到各區去準備在十二月一日全體向金銀島衝鋒，在這幾個月裏大家盡量活動，同時籌備進行時期的食用東西。這樣決定了以後，驢太太領了俱樂部裏的奴隸們送我到門口，他們爭着和我親吻，甚至有跪下去，吻我腳的。於是我就欣喜的離開了五五七七區。

現在，我就開始向五五七六區進行了。

九月二十九日 這樣長的路啊

我已經爬過猪脊棟的最高峯，今天到了四六三九區了。我祇一直向西走，旁邊各區，就在我經過的各區裏臨時派別的奴隸去。我扮着各式各樣的奴隸在各個勞工區裏活動着，勞工區真是一個將爆發的火藥庫啊！事情是出乎意外的順利，沒有一個狗子知道我的行蹤。但是，可憐的還是奴隸們，各個勞工區都一天天加重的壓榨，幾乎使他們不能忍受了，有更多的奴隸被壓榨機吃掉了，在每一個勞工區裏，我聽到更大的更悽慘的呼

號有時我禁不住流着眼淚自語着：

忍受着更大的苦痛罷，可憐的奴隸們！我們再生的時代不遠了，在不遠的將來，會有更大的安慰來填補我們的苦痛的。

確乎，壓榨得愈厲害，黃金海就會愈快的爆發，我們的事情也就會愈快的成功了。

夜常常是很黑暗的，呼號的冷風吹進奴隸們破碎的寢屋。瑪瑙河金沙江從遠處送來狂暴的吼聲，我靜靜地想着：

「黃金海快爆發啦！」

但是我這樣走着，什麼時候會走完整個的勞工區呢？這樣長的路啊！

十月二日 自己害了自己

啊，奸滑的狐狸真是神通廣大的，她在什麼時候也到了這裏了。「不幸」終於落到我的頭上了，也許還有更大的不幸落到全體奴隸們的身上吧。現在我已經被囚禁在猪

背脊四三五七區的監獄裏。

奸滑的狐狸，我恨不得就殺了她。到底祇怪自己不好，倒是自己害自己呢。

昨天晚上，我照例在這裏的囉囉俱樂部裏，和許多興奮到極點的奴隸們談話的時候，忽然，咪咪姑娘在奴隸中出現了，她高聲叫起來：

「親愛的小勃勃，你怎麼也在這裏？」

我是多麼高興喲，在這裏，我又碰到咪咪姑娘，她跑近我，我就緊緊地握着她的手，把她介紹給奴隸們，自然，奴隸們也像歡迎我一樣的歡迎她。

「在這裏，你預備逗留多少時候呢？」後來咪咪姑娘問我。

「啊，我就要走的，親愛的咪咪！我要在最短期內走遍整個勞工區呢！你怎麼逃出來的？我怕你要被害了，我知道，這事情全是那個奸滑的狐狸做的。」我說。

「是麼，那個狐狸真可惡啊！謝謝你，我已經逃出來了。」

「我多麼想念你喲，現在終於在這裏碰到了。不久，我們預備總動員了，你願意和我

一道走麼？」我說。

「當然啦，小勃勃！我正找尋你呢；你真是了不起喲！我找了多少時候啦。」她說着，我看見她的臉上似乎有一撇陰險的影子，但是我並不懷疑她。

我們一道走出羅羅俱樂部，瑪瑙河在怒吼着。我很興奮的說：

「啊！瑪瑙河叫喊得多麼厲害喲！」

「……」

「瑪瑙河的浪濤湧上岸來的時候，金銀島的王國便要毀滅了。」我沒有聽清爽咪姑娘說些什麼，又這樣高興的說。

「噃，不要夢想吧，傻子，你真以為我們的王國會毀滅的麼？回過臉來看看罷，奸滑的狐狸在這裏啊！」

啊，啊，奸滑的東西，原來，什麼咪咪姑娘就是狐狸的化身，這時候，我重又想起象伯伯的話：「你必須當心……怕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情降到我們的頭上，降落到奴隸們的頭

上的……」唉，我害了自己，也害了他們，我怎對得起象伯伯，怎對得起全體的奴隸呢？

「嗚嗚！」狐狸叫了兩聲，黑暗裏就擁出一大隊武裝的狗子，這裏面也有花花和烏烏，我已經來不及拿出我的手鎗，就被他們捉起來了。

現在，我被囚禁在這裏，據說近日，我就要押解到水晶宮的監獄去，受嚴重的刑罰，唉，我是一切都完了，祇希望阿馬他們不再被捕，希望他們能夠努力成功這事業。

十月四日 懷疑起來了

仍舊囚禁在這裏，不知什麼時候才押我到水晶宮去，到了水晶宮，我便一切都完了。或者，他們會殺了我不然，水晶宮的監獄，我是不要再想出來了。

唉，我真不能看見這事業的成功麼？自由真是夢想不到的麼？

對於太陽先生，我簡直也懷疑起來了。

十月六日 太陽的影子

啊，現在的奴隸，確實不再是從前的奴隸了，昨天的事情，更足以證明他們的力量。昨天在黑暗的囚禁室裏，我正悲哀地躺着，想起奴隸們會不會爲我的關係，受到更大的不幸，想起阿馬他們現在不知怎麼樣了，忽然，區長署裏起了驚人的喧鬧，以後，我聽到是奴隸們的叫喊，喊聲愈來愈近了：

「小勃勃在那裏，交還我們的戰士，交還我們的小勃勃！」

「打死勞工區的劊子手，打死那些狗子！」

「交還我們的小勃勃！」

「衝進去！衝進去……」

「……」

我彷彿在做夢，但是，聲音愈來愈近了，奴隸們已經衝進區長署裏來了。那種壯烈的聲音，使我感動得流淚了。花花和烏烏，丟了手裏的鎗逃走了，但是我還鎖在監獄裏。於是，我大聲的叫起來：

「我在這裏，勇敢的奴隸們，我在這裏！」

一部份的奴隸已經來到囚禁室的旁邊了。他們聽見我的聲音，立刻擁到我的門前。他們看見我，多麼高興喲！他們狂熱地叫喊起來：「我們的小勃在這裏，我們的勇敢的戰士在這裏！」

他們拿起手裏的鐵棒鐵錐，把囚禁室的門擊了開來，把我抬了出去，啊，在區長室門前的廣場上，全是洶湧着的奴隸，他們的臉上發出欣喜與熱情的光，舉着手高呼「小勃萬歲！」

裏面有抱着孩子的母親，她們把我當做上帝的天使，當做奴隸們的救星，她們叫喊着：

「祝福我的孩子罷！上帝的天使！」

「祝福我的孩子罷！奴隸們的救星！」

她們雖然被擠得站不住了，還是拚命向我這邊擠過來。

「我應該怎樣感謝你們啊，勇敢的朋友們，現在，請你們暫時回家去，準備着，在瑪瑙河湧上岸來的時候，我們要像今天一樣地衝進水晶宮去，毀滅了那個壓榨我們生命的王國，創造我們自己幸福的天堂！但是，最近必須忍耐，也許有不幸的事情會來的。」

奴隸們就嚮應起來：

「我們會忍受，聽小勃勃的話，我們要忍受！」

於是他們就散開了。

他們已把驚人的力量表現出來了，他們有堅強的力，他們有強烈的光，他們還有被憤怒與希望之火燃燒着的熱。他們使我想起太陽先生，啊，我為什麼要懷疑太陽先生呢？他並沒有騙我啊！

太陽先生早就告訴我，苦痛受得愈多，事情才會愈快的成功，我受了這一點小小的情折，竟就懷疑起來了，唉！該打！

今天這一區的奴隸們像出了籠的鳥，勞工區裏怕沒有過這樣活躍的吧？長日被關

在壓榨場裏的奴隸們，今天終於看見天日了，雖然污濁的濃霧和血腥的氣氛永遠這樣充塞天空，祇看得見一點太陽的影子，而這一點影子已夠他們欣喜欲狂了。

十月七日——八日補記——逃

俱樂部整天地開放着，奴隸們仍沒有去受壓榨，俱樂部的大廳裏更熱鬧了。昨天晚上，許多奴隸，全在俱樂部的大廳裏喝酒，狂舞，他們多麼欣喜啊！

我和這裏的部長鵝媽媽，還有其他幾個奴隸在祕密室裏討論着怎樣對付那些狗子的事情。忽然，外面似乎騷動起來，鵝媽媽偷偷地去探聽了一下，知道狗子已經把俱樂部包圍起來了。鵝媽媽很鎮靜地走了回來，對我說：

「你趕快走罷，小勃！這裏有一條路可以通到外面去，狗子不會知道的。從那裏出去，就是到四三五六區的大路，趕快走罷！」

「我怎能獨自逃開？你們在這裏怎麼辦呢？」我說。

「這是沒有辦法的，這裏的一切讓我來辦理，你的事情多着呢！快走罷，他們就來啦！」
 鵝媽媽說着，就提了一盞暗淡的油燈引我從一條小路出來，在這路的盡頭，有一堵
 看來似乎很堅強的石牆阻塞着，不知道鵝媽媽在什麼地方按了一下，石牆就裂開了，裏
 面全是黑暗的。鵝媽媽用微弱的燈光照着我們，我就跟着從一條石級上去，在這微弱的
 燈光底下，我看見這是一間普通的奴隸寢屋，鵝媽媽輕輕地說：

「這是一間普通奴隸們住的屋子，你從這裏出去，一直向西，就可以到四三五六區
 去。」

鵝媽媽說着，從地底下拿出一隻木箱，在這木箱裏拿出一樣東西來，鵝媽媽就指着
 這東西說：

「這是一件變形的衣服，你帶着，碰到危急的時候，把它穿起來，就可以脫逃過去了，
 這原來是我們預備着做這樣事情的一

同時，鵝媽媽把這件衣服的用處告訴了我。我便離開了那間小屋子。

夜是黑暗的，風吹號着，茫然地不知道怎樣才好，到這裏之後，祇有這一次，我感到了一種孤寂似的悲哀，似乎四周都埋伏着可怕的魔鬼。走出去，就會被吞蝕的；同時，可憐的奴隸們的影子浮上眼前來，他們將怎麼樣？他們會受到怎樣慘酷的極刑呢？我孤獨地躑躅在黑暗的街頭，幾乎想哭了。

忽然，「砉」的一聲，把我嚇了一跳，原來那是風聲，我想，不能夠多在這裏逗留了，子就會出來的。就匆匆的向西走了。

狗子們確實戒備得非常厲害，離不了多少路，就站着一個狗子，幸好，我都設法通過來了。討厭的是區口那個地方，那裏站着好幾個狗子，這倒是一樁困難的事情，可是怎麼辦呢，這裏是非通過不可的。

「喂！叛逆！叛逆！」我穿好了鵝媽媽給我的那件黑色的衣服，故意這樣大聲叫起來，一面就照瑪瑙河去。快些來喲，狗子們逃向那邊去了，瑪瑙河！」

果然，那些狗子都飛快地從我前面奔過，嘴裏喊着「小勃勃在那裏，小勃勃在那裏？」於是，我就趁這個機會逃過來了。

這個難關算是打破了，接着又是一個難關，原來從四三五七區到四三五六區是一直向西走，沒有離得多遠，大概在黑暗裏，我走錯了路，忽然，我走進一片很大的森林裏了，首先，我不知道這森林大到怎麼樣，祇是走着，走着，一直走到天明，看看遠遠地還沒有盡頭，才知道這森林還很大呢。

十月八日 幸福的旅行者

森林裏什麼也沒有，除了大大小小的松樹和地上的石子，間或也有一叢兩叢被風吹得焦黃了的小草，雖然仍舊免不了有一股血腥的味兒，過慣了勞工區的生活，這裏的空氣是極新鮮的。離開野野山之後，就沒有吸過這樣新鮮的空氣了，精神極其愉快，幾乎使我忘記了自己是正在逃亡的叛逆，却彷彿是一個幸福的旅行者。

在這裏，我又看見太陽先生了。好像在野野山上一樣，看得很清爽，太陽先生從彩雲裏出來，看見我格外高興了，眯着眼睛笑。太陽先生說：

「好喲，小勃勃，成功的時期不遠了！」

「謝謝你，太陽先生！我真高興喲，今天又可以和你一道走路了。」我高興地說。

「受了苦啦，小勃勃！」

「不太陽先生，沒有什麼苦呢，而且我覺得很快活，以前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啊！但是，很對不起你，我曾經懷疑過你呢！」

「是的，小勃勃，這並不出我預料，那麼你記好，從苦中得來的快活，才是真正快活，而且苦痛愈深，快樂便也愈高了。」

「唔，現在我懂得了，我要使自己更快活！」

「那末，你還須受更大的苦痛啊！」

「自然啦，太陽先生！而且在這苦痛裏不是時常湧着快活的珠子麼？肉體雖然受壓

權，受制裁，但是精神是極其愉快的，在夢裏，我常常微笑，常常看見你，一看見你，啊，太陽先生，我便更有力了；就是在監獄裏，我也常常快活着，從前我很替可憐的奴隸們擔憂，但是，現在，我已看到奴隸們偉大的力量了，就是我有什麼意外的遭遇，我相信他們也可以成全自己的事業的。」

「是的，金沙江瑪瑙河無論如何要湧上岸來的，黃金海無論如何要爆發的，但是，你的努力，會減短他們受壓榨的時間，同時，你會更快活的啊！」

談着，談着，我很高興，太陽先生也很高興。

夜來了，太陽先生要回去了。太陽先生把最後的光輝，從彩雲裏射到森林裏來，從森林的隙縫中射到我的身上，太陽先生說：

「再見，小勃！祝你成功！」

「謝謝你，太陽先生，再見了！」

太陽先生回去了，天就黑起來，暮靄從森林底下飛騰上來，森林也黑起來了。風吻着

老松樹，老松樹便唱起歌來，不停地向小松樹們顛頭，小松樹們也喃喃地哼出輕微的聲音來。我想老松樹在給他們唱催睡歌吧；於是，天睡覺了，地睡覺了，森林也睡覺了，但是我必須繼續走路。

風站在松林的尖梢上，不息地鳴叫着，在黑暗裏，森林似乎很寂寞。

我想今晚上總可以走完這個大森林了。狐狸他們也一定不知道我。

十月九日（一）昨夜

昨夜夜半，我在森林裏走着，走着，忽然從後面有一道強烈的電光射到我的身上來，接着，遠遠的似乎有許多聲音在嚮着。我立刻穿了那件變形衣服，在路旁的小松樹叢裏站住了。右手拿着一根沙棒，高高的舉起來，左手向左邊伸開，稍稍向上彎曲一點，我的手上，手上就散出樹枝來，我便變成一棵樹了。電光再射過來的時候，他們已經不見我了，這使他們很奇怪，狗子們飛快的跑到我的前面站住了。狐狸小姐也在他們的電光把林子

裏照得很亮，狐狸小姐說：

「這傢伙一定躲在近旁的樹林裏，你們散開去向各方面找尋！」

於是狗子們就散開了。狐狸小姐和那個狗隊長却正在我的近旁站着，真討厭，這使我很爲難，我祇好一動也不動的站着。

「這東西真厲害，勞工區已經讓他攬得一場糊塗啦！」狗隊長對狐狸小姐說。

「厲害麼？哼，隨他怎樣厲害，總逃不出我的手裏。他祇知道胡鬧，本來好好的在金銀島做王子，多麼幸福，多麼高貴！這賤東西，祇配生活在奴隸裏。我在他身上費了多少精力，國王沒有兒子，那班兇惡的虎狼便早懷着奪取王國的野心，我想把這個賤東西帶起來，將來做了國王，我便可以管理一切，你們也可以不必擔憂了。誰知這賤東西不識擡舉，歡喜這樣胡鬧，你看，他慢慢地總會知道我的厲害！」狐狸小姐很憤怒似的說。

「啊，現在的勞工區真是不得了啦，據說前幾天在南方八一四七區裏有個叫什麼馬得得的奴隸，在囉囉俱樂部裏又殺了衛警隊長，後來也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恐

怕現在還沒有捉到呢！」

「這有什麼不得了？不過賤東西們多受點苦，國王已經發令，命各區嚴重戒備，一面加緊壓榨，看他們做出什麼事情來；我想等一下，狗子們就可以拂那賤東西到這……」

「啊，他們回來了！看見麼，那邊的燈光。」狐狸小姐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狗隊長叫了起來。

狐狸小姐定睛看着那邊過來的狗子，嘴裏喃喃地說：「我想，一定捉到了，我立刻把他送到國王那裏去，這一次你的犒賞一定不少的！」

該死的狗隊長聽了狐狸小姐的話，就高興的笑起來，把身體靠在我的身上，這叫我非動手不可了，而且等那些狗子都跑到這裏來，倒不是玩的。

「撲！」一棒敲在那狗東西的鼻子上，隨着我跑了開去，那狗東西就仰倒了，頭正靠在另一株小松樹上，我回頭就跑，在附近一座叢密的松樹叢裏躲了起來，這使狐狸很奇怪：

「嗚嗚！」的叫了兩聲。

很迅速，狗子們都跑到她的面前來了，但是「賤東西」還沒有捉到，於是，她親自領着狗子們到各處去找尋。

真不湊巧，他們找了一下，還是找不到我，停下來了，正停在離我不遠的地方。

呼——一陣大風吹過松林。一個狗子說：

「這東西不知道躲在那裏，風吹得怪冷的，還是在這裏坐一下，弄點枯枝來取暖罷！」
狐狸答應了。

狗子們很高興的散開到附近折取枯枝；我怕他們會折到我的身上來。
真的，一個狗子折到我的旁邊來了。

「撲！」一沙棒打在頭上，倒下去了。

趁他們還沒有留意，我跑開，在另一個地方站住了。

又是一個狗子折到我的旁邊來了。嘴裏哼着輕歌，毫不在意的折着枯燥的樹枝。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怎麼父親會沒有了呢？」

「伯伯說，他被豬羅吃掉了。」

「那麼，你有母親麼？」

「沒有！」

「那裏去了？」

「伯伯說，也被豬羅吃掉了。伯伯說，我的祖父也被豬羅吃掉的。」

「那末，你不是很難過麼？」

「是的，我很難過的。」說着，他就輕輕的唱起歌來：

「豬羅吃了我的爸爸，

「豬羅吃了我的媽媽！」

「豬羅吃了我的一家。」

「我要做一個好娃娃，

「我做了一個好娃娃，

「我做了一個好娃娃，

「我做了一個好娃娃，

將來長大了，

我要殺死猪羅的爸爸，
我要殺死猪羅的媽媽，
還要殺死猪羅的一家。」

「唱得真好喲！小馬誰教你的？」我問，我幾乎感動得流淚了。

「伯伯教我的，伯伯說，我長大了，要爲爸爸和媽媽復仇。」

「猪羅還要吃你呢！」

「我不怕，我有一把刀，可以殺猪羅，我已經殺了許多猪羅了。」小馬說着在床底下拿出一個木盒子，把盒子的蓋揭開，裏面放着一把竹刀，盒子裏畫着許多猪羅的像，那些像被竹刀戮得很模糊了。小馬拿起竹刀就向那些像戮，小馬說：「這些猪羅都被我殺死了，伯伯叫我在睡覺前和起來的時候，都要殺一次，不然，他們就要活起來，活起來，就要吃了我。」

「是的，猪猡要吃我們的，我們不殺死猪猡，猪猡就要吃掉我們。被猪猡吃掉，是最痛的，他不是立刻就把你吃掉，他用一種壓榨機吮吸你的血，叫你慢慢的死，你看你的伯伯，不是瘦得祇剩幾根骨頭了麼？他的血都被猪猡吸光了。我們不趕快把猪猡殺掉，你的伯伯，你我都要被猪猡吃掉了。知道麼？小馬！」

「知道的，我一定要殺死猪猡。」

談着，談着，我覺得很高興。

於是，我就在那裏睡着了。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被一種嘈聲弄醒了，我睜開眼睛一看，狐狸和幾個武裝的狗子，站在我的床前，門口還站着幾個武裝的狗子。狐狸獰笑地看着我，狡滑地說：

「疲倦啦，戰士睡得很好吧？」一面又掇着我那件變形衣說：「你真是神通廣大啊！這東西幫了你不少忙哩！」

「啊，你麼來得很好，你要做什麼呢？」我仍舊躺在床上，驕傲地說。



裝武個幾和狸狐看一睛眼開睜我
面前的我在站子狗的

「什麼事麼？沒有什麼事情喲，不過，請你起來好麼？」狐狸說。

「爽直一點吧，奸滑的狐狸！如果沒有事，那末，請你走罷，我要睡覺呢！」

「哈哈——！哈罵得好喲，勇敢的傻瓜！要睡覺麼？真對不起，打擾你啦！」狐狸說着，竊笑起來。

「幹罷，隨你所歡喜的，現在，我是落在你的手裏了，不是麼？你捉住我，你可以殺我，但是，整個勞工區的奴隸是殺不完的啊！」說着，我冷笑了一聲。

哈——！狐狸又竊笑起來。

「嗚嗚！」狐狸叫了兩聲，門口的狗子就擁進來，我就被捆住了。

小馬很憤怒的站在旁邊，睜着陰沉的眼睛，凝視着他們，看見這個樣子，就想去拿他的竹刀去刺他們，我阻止了他，我說：

「慢一點，小馬！等你的伯伯來，把這事情告訴他好了。但是，你必須救你自己！」

於是，我被押到區長署去，這一次，戒備得格外厲害，街上都站着武裝的狗子，區長署

門前也站着兩長排武裝的狗子，樣子極森嚴，每個狗子都舉鎗對我，監獄的門前站着花|花和烏烏。

狐狸說：「今晚上就請你到國王那裏去。」

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是看不見奴隸們創造的新天堂了。好吧，我祇有禱祝奴隸們成功，我想黃金海快將暴發了吧！

十月十二日 飛機上

飛機上除了司機的狗子，祇有狐狸和我。

狐狸還在做着夢呢！她裝着妖媚的鬼態，用國王的光榮引誘我，用苦痛的死恫嚇我。但是她那妖媚的鬼態已使我討厭，國王的光榮已不能引誘我，苦痛的死也不足恫嚇我了。她對我的好處，我不能再感謝她，她不是爲我，而是爲自己，對於她，除了冷酷頑強之外，沒有別的方法。

現在我被捆縛在她的手裏，像捆縛在蘇格格先生的羊棚裏一樣，她隨時可以殺掉我，祇要她歡喜。但是，現在我已經很滿足，我決不投降，我雖然不希望死，死也並不悲哀，奴隸們發動的時期就到了，猪羅王國就將毀滅了。

遠遠的已聽到黃金海狂暴的吼聲，狐狸似乎知道自己的末日近了，表示很頹喪，奴隸們驚人的力量已消減了她昔日雄雄的英武模樣。但是她總勉強支持着，希望我會懺悔，會投降她，但是我却頑強地說：

「幹罷，隨你所歡喜的，我已經被你捉住了，你正可以殺了我，可是，黃金海就將爆發了，猪羅王國就將毀滅啦！」

瀰漫天空的霧氣更濃厚了。

乎——飛機在濃霧中前進，雖然狐狸是怎樣的狡滑，也不能使內心的悲哀不表露到面上來。

但是，悲哀已經太遲了啊！

十月十三日 又到了金銀島

今天，我又到了金銀島。

飛機飛過黃金海的時候，我聽到一種狂暴的吼聲，我知道黃金海吼叫得更厲害了，從濃霧中看下去，我看得見黃金海的潮湧得像山一樣的高，幾月來，黃金海竟變成這個樣子啦！我不禁狂喜的叫起來：

「爆發罷，黃金海發動喲，奴隸們！是我們的時機了！」

飛機停在金銀島的飛機場上，飛機場已經擠滿了猪鴨鷄兔……他們都騎在牛馬駝，和其餘的奴隸們的背上，他們穿着紅翡翠，綠翡翠的錦袍，袍上裝着發光的珠子，嘴裏高呼着：

「歡迎國王的欽使狐狸小姐，歡迎勞苦功高的狐狸小姐，歡迎爲我們除害的狐狸小姐！」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一雙大耳朵蠢笨的扇動着。狐狸小姐站在他的身旁，接下來，龍位前就是那兩排妖媚的狐狸姑娘，再下來便是我了。我現在是一個罪犯，所以我站得很遠，兩旁坐着各部的大臣，後面是貴族們，御殿的門口站武裝的狗子。

啊，一場多壯嚴的審判喲！

國王問：「……」

因為我站得太遠，聲音又很小，我聽不見他的話，於是由狐狸小姐傳給旁邊的一個狐狸姑娘，再由這個狐狸姑娘傳過來，這樣一連排着三百個狐狸姑娘，一個一個地大約傳了半點多鐘，才傳到我旁邊的一個狐狸姑娘，再由這個狐狸姑娘把猪羅國王的話傳給我：

「國王御問，你要造反麼？」

狐狸姑娘們長年站在國王的面前，服侍國王，所以說話都弄得極溫存文雅。一點也不帶着粗的味道，所以聲音很細，細到我差些兒還聽不到，於是我說：

「什麼叫做造反呢？我們要求自己的幸福！」

我覺這樣一個個的傳說，太麻煩，所以我把聲音提高一點。

狐狸小姐和國王說些什麼，國王就大聲喊起來，聲音比我要高十幾倍，我聽得很清楚：

「暴徒叛逆！說話這樣不文雅，就是你要造反的證據！好！你要造反，猪就要罰你！」

狐狸小姐又和國王說些什麼，國王的聲音又變得很文雅了，前一次大概是國王很怒的緣故，所以也不是不文雅，國王說：

「……」

於是，又由狐狸小姐把御話傳給第一個狐狸姑娘，再由第三百個狐狸姑娘傳給我：

「從明天起，你每天受一次哭笑刑，等猪高興的時候，就殺掉你！」

於是，御殿裏都喊着萬歲！

於是，狐狸小姐坐了猪羅國王身邊的電梯降了下來。

「嗚嗚！」叫了兩聲，就有許多狗子跑來，把我送到監獄裏，花花和烏烏守着我。
不知道什麼叫做哭笑刑，死也好，祇希望黃金海快一點爆發！

十月二十日 哭笑刑

啊，哭笑刑真是難受喲！這樣弄下去，我還不如早一點死了的好。

每一次醒來的時候，花花和烏烏就來開了監獄的門，把我交給另外幾個狗子，狗子們就把我帶到御殿前那個廣場上，廣場的四周圍着高貴的貴族們，這在他們也是一樁有趣的玩意，他們跳厭了舞，就都圍着看我的受刑。廣場的中央，放着一個高台，狐狸小姐站在上面。

「嗚嗚！」狐狸小姐叫了兩聲，大家就站着動也不動，廣場裏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那幾個狗子把我帶上高台，叫我坐在一把金屬的椅上，他們就站到旁邊去。狐狸小姐說：「英雄現在怎麼樣了？祝你成功吧。那麼，你笑罷，大家都在慶賀你呢！」

於是狐狸小姐把一個金屬的圈子扣在我的腰間，似乎就有許多東西在我的腰間頸項上，腳底上爬動起來。我氣極了，但是我非笑不可，我就「格格」的笑起來，狐狸也笑，其餘那班東西也都笑了，他們喊着：

「笑得好喲，真有趣喲！」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我笑得不能再笑了，就笑出眼淚來，我很憤怒，但是我動也不能動，也不能說話，我祇是格格地笑着，身體在椅子裏打起滾來。於是狐狸小姐說：

「笑夠了麼？那末你要哭了？」

「嗚嗚！」狐狸小姐叫了兩聲，狗子們就把我的身體倒插在椅子上，腳朝着天，頭插在椅上的一个鐵圈裏，這個鐵圈就在：

「嘟——嘟——的旋轉起來。本來我還在笑，笑得不能再笑了，我的笑聲就變成了哭聲。我就哭起來了。我哭着，哭着，看見他們都旋轉起來，天也旋轉起來，地也旋轉起來，於是

國王的御殿也旋轉起來。旋轉着，旋轉着，我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忽然，我醒過來了，我仍舊坐在那把椅上，周圍那班東西都還在笑着，於是狐狸小姐說：

「笑罷！」我就笑起來。

狐狸小姐說：

「哭罷！」我就哭起來。

猪先生鷄太太……們祇是笑，笑灣了腰，笑出眼淚來。

我又昏過去，又醒過來，又笑，又哭……這樣一連弄了十次，於是：

「嗚嗚！」狐狸小姐叫了兩聲，大家就笑着散開了，狗子取下我的金屬圈，把我從高檻上帶到監獄裏，交給花花和烏烏。花花和烏烏仍舊把我關在監獄裏。

高的牆，高的牆，高的牆裏關着黑暗和我。

昨天是這樣，今天是這樣，明天也是這樣，明天的明天還將是這樣，一直到猪羅國王

高興殺了我的時候止。唉，我不能忍受了，甯願早一點殺了我黃金海，早一點爆發，祝奴隸們幸福罷！

十月二十二日 昏昏地想着

我每天過着同樣的生活：

在猪羅國王御殿前的廣場中的高台上，我苦痛的笑，苦痛的哭，昏過去，又醒起來了。我看着天旋轉，看着地旋轉，看着猪羅國王的御殿旋轉，大家就看着我笑，笑彎了腰，笑出眼淚來。

受了十次哭笑刑，我仍被關在黑暗的監獄裏，昏昏地想着：

馬得得怎樣了？

小黃牛怎樣了？

老勃郎伯伯怎樣了？

大駝小駝怎樣了？

鵝媽媽怎樣了？

小馬怎樣了？

象伯伯怎樣了？

一切的奴隸們怎樣了？

明天是這樣，明天的明天也是這樣。再過幾個明天還是這樣。
唉，這樣的生活還要忍受到幾時？

爆發罷黃金海衝鋒喲奴隸們！

×××× 同樣的生活

同樣的生活，我不知道過了多少多少時候了。

為什麼黃金海還不爆發呢？為什麼奴隸們還不殺進水晶宮來呢？

水晶宮裏仍舊奏着陶醉的音樂，唱着陶醉的歌，跳着陶醉的舞，他們快活着。我每天必須受一次哭笑刑，我就每天看一次天的旋轉，地的旋轉，一切的旋轉。旋轉罷，旋轉罷，毀滅了這個築在地獄上的天堂！

×××× 花花和烏烏的談話

今天，在受刑的時候，聽見遠遠地有一種狂暴的聲音，我想，大概是黃金海的怒吼罷。受了刑回來，我聽見後面有談話的聲音，我傾聽着：

「真是不得了啊，近來黃金海吼得異乎尋常，聽說勞工區的情形也和以前大不相同啦，真是愈弄愈糟了。」一個聲音嘆息着說。

「唔，我想，總有方法治平他們的，據說國王陛下已經發令，叫勞工區加緊壓榨，一面派狼兵虎將去鎮壓，封閉各區囉囉俱樂部，嚴密搜查祕密叛徒；一面國王陛下預備給奴隸們一點較好的東西，獎賞那些善良的奴隸，使他們不致造反，我想這樣一來，事情可以

很好地結束的。」另一個聲音這樣回答。

「啊，是的，聽說有一個叫熊哥兒的叛逆已經被捕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的，聽說就要送到這裏來了。」

他們走向另一方面去了，我聽不到他們再說些什麼。

呵，這樣一來，馬得得他們恐怕也不容易活動了。熊哥兒已經被捕了，而且就要解到這裏來，這不是很討厭麼？奴隸們怎麼辦呢？但是黃金海確乎吼得更厲害了，想來，太陽先生總不會騙我們的。

×××× 一定是熊哥兒了

真的，熊哥兒已經押到這裏來了。

早上，我被幾個狗子送到廣場上的時候，我看見那裏多了一架高台，我想這一定是熊哥兒了，果然熊哥兒也被幾個狗子押出來了。

廣場周圍那些雞太太鴨姑娘和猪先生……都拍手歡呼，慶祝我們叛逆的被捕。我們同時受了刑，又分頭被狗子們押到自己的監獄裏來。

啊，願馬得得他們平安，願奴隸們成功吧！

XXXX 災

今天受了哭笑刑回來，我幾乎不能支持了，我真希望自己就這樣死去。我昏迷地躲在黑暗的監獄裏。

忽然，我面前亮了起來，呀的，監獄的門開了出來，我睜開眼睛一看，是狐狸小姐，她滿身發着光，是珠子的光。狐狸小姐說：

「啊，小勃勃！你太苦啦，這樣的生活，你還能忍受幾時呢？」

「滾開，奸惡的狐狸！不要親近我，叫猪猡快點殺了我罷！」我憤憤地說。

「啊，親愛的小勃勃，不要這樣說吧，國王不殺你，他希望你懺悔，你仍舊是他的兒子，

他說不久就要把王位交給你懺悔吧，小勃勃，國王是多麼高貴，是多麼幸福的啊！」

「這很便當，祇要猪羅立刻把王位讓了，和奴隸們一同過着自由創造的生活，我們仍舊是朋友，不然，你看吧，猪羅王國就要毀滅了。」

「不會的，小勃勃，我們有方法使我們的王國不會毀滅，我們以後可以給奴隸一點好處，黃金海便不會……」狐狸小姐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

轟！

一聲巨大的霹靂，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嚮過來，狐狸小姐身上的珠子全部黑暗了，水晶宮也全都黑暗了，黑暗，一種可怕的黑暗。巨大的霹靂繼續嚮着，嚮着，好像天地都要崩裂了。忽然這聲音嘎的停止了，於是狐狸小姐的身上又亮了起來。水晶宮也亮了起來，監獄裏仍舊照着陰暗的光。

狐狸嚇做一團了，伏在地動也不敢動。花花和烏烏也戰抖地伏在地上，好久以後，他們才慢慢地抬起頭來。我叫着說：

「黃金海爆發了，猪羅王國要毀滅了。」

狐狸小姐哀求似的說：

「小勃勃，國王不殺你，叫黃金海不要爆發罷，多麼可怕的事情啊！」

「黃金海到底是要爆發的，就是猪羅不殺我，我不能叫黃金海不爆發！時候已經太遲啦！」

狐狸神通的狐狸，這時候才真悲哀起來了，喪氣地離開了我。

×××× 進來的不是狗子

今天，大概是我受刑的時候，監獄的門開了，進來的不是那幾個狗子，而是狐狸小姐，狐狸小姐很悲哀的要求我，叫黃金海不要爆發，我告訴她，我沒有這個力量。

狐狸小姐走了。

我今天沒有受刑，仍關在黑暗的監獄裏。

××××

禱告威權的神

事情是不能再挽回了，但是狐狸仍極力想法使黃金海不要爆發。從花花和烏烏那裏我聽到一件這樣的新聞：

國王知道自己沒有方法遏止黃金海的爆發了，於是就設起祭壇來，請求那個威權的神設法。國王，狐狸小姐和各部大臣和水晶宮裏各王族貴族們跪在祭壇的前面，誠心誠意的禱告，禱告着，禱告着，威權的神還不出來，禱告着，禱告着，威權的神還不出來，他們不停地禱告着，很久很久以後，那個威權的神出現了。

威權的神狼狽地站在祭壇上，很憤怒的說：

「你們嘩啦嘩啦幹什麼？」

猪羅國王就拜了九拜哭着說：

「威權的神黃金海要爆發了，猪沒有辦法使黃金海不爆發，所以禱告威權的神。」

威權的神說：

「沒有辦法使黃金海不爆發，就讓它暴發好了！」

猪羅國王說：

「黃金海暴發了，猪羅國就要毀滅了，猪就不能夠活了。」

威權的神說：

「那麼你使它不要暴發好了。」

於是威權的神就不見了。

於是猪羅國王，狐狸小姐，他們都哭泣着。

×××× 硼！國王的肚皮裂了

硼！又是一個很大的聲音，這聲首似乎嚮得很近。我嚇了一跳，花花和烏烏也嚇了一跳。水晶宮裏就喧嚷起來。

進來，嘴裏嚷着：

「國王的肚皮裂了，國王說，他沒有兒子，很悲哀，現在恐怕不能再活了，他要見一見他從前的養子小勃勃，快帶小勃勃到那裏去。」

於是，我就被狗子帶到猪羅國王那裏，御殿裏充滿了哭聲，尤其是羅猪哭得更悲哀。祇有狼將軍虎元帥不哭也不笑，兇狠地怒視着。

狐狸把我帶到猪羅國王的面前，恭敬地說：

「國王陛下，小勃勃來了。」

猪羅裂開了大肚皮，仰天倒在金龍位上，閉着眼睛，樣子怪可憐的。聽見說是我來了，就把眼睛睜開，低聲說：

「小勃勃，我要死了，聽我的話，不要反對我的王國，我把王位交給你，好好管領這個王國吧！快一點說，你答應我！」

說完了這話，喘着氣，眼睛重又無力地閉起來，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

「答應，小勃勃，你做了國王，黃金海就不會暴發了，我們的王國就可以平安了。答應，小勃勃！」狐狸小姐很悲哀地要求我。

我想，答應了倒便當些，橫豎以後可以由我的意志做了，於是我说：

「好，我答應了！」

猪羅王聽見我答應了，就表示很高興，把大耳朵扇了一扇，輕輕的說：

「好，從此以後，小勃勃繼續我管領這個王國，無論誰都要服從他！」說着就死去了。

「國王已經死掉了，國王遺囑，從此以後，由國王的養子小勃勃繼續做我們的國王。」

狐狸小姐高聲說。

「不要，小勃勃是我們金銀島的叛逆，不要小勃勃做我們的國王！」

「槍斃小勃勃，槍斃我們的仇人！」

御殿紊亂的喧鬧起來。

「下來，狐狸，小勃勃不配做我們的國王！」狼將軍虎元帥都兇兇地叫起來。
「是的，小勃勃不配做我們的國王，小勃勃不會睡覺！」瞌睡蟲島長正在打瞌睡，聽
到做國王，就這樣高聲地說。

「是的，小勃勃不配做我們的國王，小勃勃不會唱歌！」金絲雀用很嬌脆的聲音說。
「是的，小勃勃不配做我們的國王，小勃勃不會跳舞！」裸體的大理石像娘着身體說。
.....

「滾下來，狐狸把這小傢伙關到監獄裏去。」虎元帥大聲說。
於是，我又被狗子送到監獄裏來了。

黃金海是要暴發了的，可憐我到底要死在這些兇狠的虎狼手裏了。

××年一月一日 曜曜樂國萬歲

今天我醒來的時候，聽見花花知烏烏在那裏談話，花花說：

「唉，我們的王國真是不得了啦！」

「有什麼不得了了不得的呢？我們做狗子的，總不會餓死，誰做了國王，我們就服從誰，狼將軍也好，虎元帥也好，狐狸死就讓她死了，我們總不會好起來，也不會壞下去。」烏烏說。

「話是對的，但是狐狸小姐死了，總有點可惜，又聰明，又漂亮，國王的事情全仗她做的哪，她便像國王一樣。狼將軍也太兇了，一口就咬死了狐……」

花花還沒有說完話，忽然外面喧鬧起來，烏烏說：「又鬧的什麼事，讓我去探一探。」

於是烏烏就輕輕的跑了出去，等一下烏烏回來了，烏烏說：

「狼將軍被虎元帥一巴掌打死了唔，也好，一個打死一個，總有一個要做國王，我們狗……」

烏烏說了一半，花花正想開起口來嘆氣，剛把嘴巴張開，忽然外面又跑進一個狗子。

來，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快，快把……喲！不……不得了，虎……虎元帥打死了狼……狼將軍將軍虎……虎元帥說，快……快把這小傢伙……伙拿去行絞絞……絞刑！」

花花立刻開了我的門，把我帶了出去。

水晶宮裏再沒有醉人的歌聲和跳舞，他們和她們都流着眼淚，但是都不敢哭出聲。音來，那廣場中央放着一架絞刑台，上面裝着絞架，台底下躺着狼將軍，台的對面是一個司令台，虎元帥兇兇地站在司令台上，虎元帥叫狗子把我捆起來送上絞刑台去。

於是我就被捆起來送上絞刑台去。

虎元帥大聲說：

絞！

狗子就把我的頭放進絞架裏去……

我想，我一定要死了。

忽然，瞌睡蟲島長坐着飛車。

呼——的停在虎元帥的司令台上，來不及爬出飛車，就跌了出來，跌在虎元帥的面前，呆了半嚮，說不出話來。虎元帥急得咆哮起來，倒把狗子嚇得呆了，放了絞刑具等着。瞌睡蟲島長說的什麼東西，很久以後，瞌睡蟲島長才喘急的說：

「不，不得……不得了，黃黃金海衝，衝得非非非，像非常厲害，奴奴隸們已經衝上金銀島來，就要衝，衝，衝，衝進水晶宮裏來了，請，請虎……虎元帥快快一點派兵去防禦！」

「噓！」虎元帥氣極了一跳，就跳下司令台，帶了水晶宮全體的虎兵虎將衝出水晶宮去。

那些豬羅先生雞太太們嚇得把頭插在地動也不敢動。看來真有味喲！

「啊！奴隸們終於成功了，終於衝進金銀島來了！」我很高興的喊起來。

忽然，又像那一天一樣地：

轟！一聲霹靂，水晶宮的一切全被黑暗淹沒了。忽然在黑暗中射出一道彩色的金光：

砰！

我看見那位威權的神從黑暗的空中跌了下來，跌在御殿的前面，發出一陣火花，跌得粉碎了。

水晶宮裏祇有黑暗，黑暗！

黑暗延續着，延續着，全是濃烈的血腥的氣味。

黑暗，黑暗！

血腥的氣味，濃烈的，濃烈的。

……

……

……

經過了很長久很長久的時間。

金銀島騷動起來了：

殺……殺……殺……



來下了跌中暗黑從神的權威位那見看我

我知道是奴隸們的聲音。

黑暗漸漸地散開了，散開了，灰黑色了，淡灰了，我看得出這是一種污濁的霧氣，霧氣散開了，沒有了。珠光不見了，水晶宮失了光輝了，我看見天，晴朗的深藍色的天，沒有一片浮雲，我看見太陽先生，太陽先生很高興的說：

「啊！小勃，黃金海暴發了，豬羅國王死了，狐狸小姐也死了，狼將軍死了，虎元帥也被奴隸們殺死了，奴隸們衝進水晶宮來了，築在地獄上的天堂毀滅了，我們可以永遠同在了！」

嘩……嘩……嘩……

……啦……啦……啦……

殺……殺……殺……

奴隸們衝進水晶宮來了。

「喲！小勃，你怎麼在這上面呢？好了，黃金海暴發了，建築在地獄上的天堂已經毀

滅了，我們都來了！」馬得得和小黃牛首先跑進來，看見我擲在絞架上，就這樣高聲叫起來，爬上絞刑台，把我從絞繩上解放了。

接着奴隸們像潮一樣湧進來，大駝小駝也來了，象哥兒也來了，鵝媽媽也來了，驢太太也來，總之都來了，除了許多許多奴隸被壓榨吃掉之外，我所知道的祇少了我的老勃郎伯伯，據說他受不起長途奔波的艱苦，在二〇八七區裏死掉了，不過，也好，他爲自己，也可以說是爲奴隸而死，現在奴隸們已經成功了，他也就可以安心了。

啊，我倒忘記了熊哥兒，這時，他也從水晶宮裏跑了出來，因爲奴隸太多了，他就擠在奴隸裏不見了。

……嘩……嘩……嘩……

嘩……嘩……嘩……

後面還有成千成萬的奴隸在嘩啦嘩啦地擠進來，不能再擠了，還是不斷的湧進來，湧着，湧着，就像潮一樣的波動起來，他們的臉上充滿了喜悅的光輝，手裏拿着壓榨機的

碎片，狂熱地搖幌着，被太陽先生照得閃閃地發光。

台前的狼將軍和那些小猪羅雞太太小狼小豹還有許多狗子……都被踐踏在牛馬象駱駝……的粗大的脚下了。

有許多牛馬……跑上台來擁着我們，他們大聲叫喊着：

「猪羅國王在那裏，殺死猪羅國王！」

於是，我對他們說：

「朋友們，猪羅國王已經死掉了，建築在地獄上的天堂已經毀滅了，從此，我們不再是被壓迫的奴隸了，現在我們盡情的快樂，這一月就定爲是我們的快樂月罷！到下一個月開始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工作，創造我們自己的天堂。這一座水晶宮是猪羅國王用我們的生命液造成的王宮，金銀島上全是和這相彷彿的水晶屋子，那末，你們去看一看，我們和我們的祖宗的生命液究竟結成了怎樣的東西，今後，都要歸還我們自己了，不過，從

下一個月起，我們仍得繼續努力，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創造我們自己的天堂，我們要把整個豬頭山造成像這裏一樣的幸福，有誰不做工的，我們就要像對待猪猡一樣的對待他。那麼，朋友們，從此以後，我們取消豬頭山這個醜惡的名字，從前的囉囉俱樂部是我們的會集地，也是我們的發祥地，就把我們的自己的天堂叫做囉囉樂國罷！

「好！我們自己的天堂萬歲！」

「囉囉樂國萬歲！」

水晶宮裏就雷一樣的嚮着奴隸們興奮的歡呼。奴隸們唱着快樂的歌，向金銀島退出去。

太陽先生微笑地看着我們，太陽先生說：

「黃金海暴發了，築在地獄上的天堂毀滅了，奴隸們已經自由了，那末，小勃勃你想不想回去看看野野山和你從前的家呢？」

「啊，是的，太陽先生，我很想去看野野山，看看從前的家，那裏怎樣了呢？」被太陽

先生一說，我真想回去看看野野山。

「你去看就知道了。現在再會罷，我要回去了。」太陽先生說。

「好，再會罷！太陽先生！」我說。

於是，太陽先生回去了。

漸漸的，天黑暗下來，我知道是夜了。

夜來了，金銀島上就發出彩色的光輝來，奴隸們佔據着整個金銀島，盡情地享樂着。
馬得得告訴我，今天是××年三月一日。

三月一日 回去

我決定今天就回去看看野野山和自己的家，趁着這一月休息的時間，我還來得及在我們工作開始以前回來。

我到黃金海邊飛機場的時候，我又看見黃金海了，啊，現在的黃金海是這樣的平靜，

水是澄清的，在蔚藍的天空底下，微微地波動着，使我以為是在另一個地方了。在這海灘上來往着喜躍的牛馬駱駝，蜜蜂哥兒就嗡嗡地在這空間飛舞着。有時停在海灘上那些彩色的花間吮吸着甜美的蜜。

黃金海不是從前的黃金海了。

在牛馬歡呼聲中，我要趁飛機到野野山去了。

許多年代以後的 野野山

飛機在野野山停下來的時候，我覺得野野山還和從前一樣的美麗，這裏有野花的香氣，有叢密的松林，許多美麗的小鳥躲在松林的深處唱着快樂的歌……一切仍舊使我留戀。

可是，奇怪喲！蘇格格先生的家已經不見了，看來，完全是另外一個地方啦。

這時候，東方的天際，幻成一片彩色的雲，在這彩雲裏，太陽先生出來了，太陽先生總

是那樣可愛地，看見我就笑瞇了眼睛，太陽先生說：

「好喲！小勃勃，你又回來了，野野山怎麼樣？」

「是喲，太陽先生！野野山還是這樣美麗啊；但是，爲什麼蘇格格先生的家那裏去了呢？」我很驚奇的問。

太陽先生笑着說：「蘇格格先生早已死掉啦，那裏不是變了另一個地方了麼？」

「是喲，蘇格格先生什麼時候死了的呢？爲什麼變得這樣快？我出來還祇一年呢！」

「快麼？許多年代啦，猪玀王國不是變成囉樂國了麼？」

啊，原來許多年代啦，猪玀王國變成了囉樂國，蘇格格先生的家也已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地方啦！

天氣是這樣好，野野山還是這樣可愛喲！

× × × ×

太陽先生還是一樣的從東方升起來，升起來，走向西方去，一片灰白的浮雲從太陽

先生的旁邊飛過去，幻滅了；又是一片浮雲，飛過去，幻滅了。

又是一片浮雲，飛過去幻滅了。

